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四目錄

王彰　熊槩

顧佐　陳鎰

羅通　洪英

寇深　李實

朱英　戴珊

張敷華　馬中錫

王鼎　俞諫

陳金　王璟

張綸　邊憲

宋景　屠僑

周延　張永明

潘恩　葛守禮

李世達

金陵黃應登　仝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標　刻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五十四

都察院一

御史中丞

資善大夫御史中丞章公溢神道碑銘

宋濂

公諱溢字三益姓章氏處之龍泉人遠祖有曰嚴者仕宋以兵部尚書守泉州始家於南安至唐康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修修生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西北行營招討制置等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仔鈞娶練氏生子十有

五人其第三子獻誠仕南唐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獻誠生文錫仕宋爲秘書省校書郎文錫生都官郎中重又自浦城遷於龍泉子孫遂爲龍泉人重生吉吉生順順生公琛公琛生世安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鄉貢進士輔輔生文義文義生用之用之生強宗強宗生煥文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斯立祖諱格父諱遇孫母某氏公之始生其音如鐘父母疑爲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嶷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應科繇頗爲儕類所侵苦公忿曰彼徒謂我弱爾吾不自厲豈爲男子耶乃往授事縣官即有曲

者舉正理直之衆始愧服比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
游從事於正心修身之學旣又聞金華爲文獻之邦
間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請與語
恍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虎林心忽驚悸力
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爲純孝所
感至壬辰蘄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
亂山中而存仁爲寇所執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息
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
賊聞公名方出重購以求及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
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

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胷曰不降者且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為不義屈賊愈益怒曰汝誠不畏死耶公曰死即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紿守者乘間既脫歸乃集里民為兵不旬日擊却之處州府判官以兵來龍泉欲盡誅平民詿誤者石抹將軍宜孫實總兵攻公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乎曰不知也公曰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挺而從盜誠得一循吏招徠之民即貧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是殆揚湯以止沸也石抹將軍曰善微先生言事幾敗即檄判官毋擅殺石抹將軍服公器識

留幕下與議軍事其平屬縣慶元及建寧之浦城松
溪羣盜公有力焉上其功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承
制授公將仕郎龍泉縣主簿辭不受海寇起黃巖掠
沿海郡縣行省命石抹將軍守台城台之寧海民亦
爲變攻圍台城急石抹將軍飛檄召公爲援公方退
居田里得將軍檄即起曰吾邦非石抹將軍人且盡
爲枯骨今一旦有急正我報德之秋也集趫勇少年
數百人晝夜行至城下約内外夾擊賊遂潰海寇亦
遁去寧海大饑豪民吳甲蔣乙積谷不糶公言于石
抹將軍將軍因屬公行縣賑之公至縣即抵二豪罪

發其粟賑餓夫其尤困者俾傭作廩食之公還龍泉龍泉亦歲儉大家有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勸分之政民受其惠爲多鄰邑青田潘惟賢爲盜而龍泉監縣寶忽丁貪虐無狀民因導潘攻縣治寶忽丁棄印走公同其帥王剛叔召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行省給銀幣爲賞寶忽丁懼棄職獲罪而愧公有功乃謀害公公方贊元帥黑的兒開府處城未敢發會帥府問寶忽丁罪遂結李溪惡少拒命首害剛叔于家府帥檄兵襲擊之寶忽丁遁去於是處之七縣盜皆蠭起行省移石抹將

軍以行樞密院判官分治處州公謂石抹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養成大患耶將軍曰唯君處之公乃遣千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略一戰盡降之分院上其功行省陞承事郎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帥葉君琛攻鄭寇於麗水屢為所敗分院調公及樞密院都事胡君深合討之公與胡君統軍至浮雲賊衆來逆戰並山為長陣兵既接我軍張左右翼夾攻之賊大敗直擣其巢穴賊望見公來拜乞曰我非為寇者待我殲此海蠻即降矣海蠻謂葉君所部海軍也公曰吾不知他特捕反者爾賊為內外二砦公麾兵踰

外砦立壁或疑擘於兩砦間非利公曰非爾輩所知我旣踰外砦則內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計其疑已二砦相疑破賊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公麾奇兵横擊賊奔北即移兵圍內砦數重下令絫攻遂陷之執鄭寶諸法外砦亦降行省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官尋又改除奉訓大夫處州路總管府判官皆不受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鐵木烈思分臺于婺長鎗軍叛迫其城治書遣從事楊廸徵師於公公勒所部軍就道長鎗聞公至輒引去省憲交章薦於朝除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又辭不受或疑爲要

名公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吾獨取功名弗忍爲也靑田賊吳英掠婺之金華永康東陽諸縣聚衆猖獗公議討之分院乃調兵屬公及胡君與賊屢戰皆敗之賊勢蹙縛其黨張貴李興甫等出降遂昌凶右戶閉耀士豪周天覺嘯聚殺之元帥胡君往討天覺負固不服久之始請降公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受其降巳而天覺果以復叛誅始天覺之未降也執其黨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胡君欲盡坑之公執不可得生全者十六七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自號曰匡山居士屬其子

四先生

曰兵將至矣汝曹其保障州里乎已亥冬王師克處州公又避地入閩中　今上皇帝遣使以束帛召公公乃幡然而起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金華宋濂同召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亡何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之境田荒蕪及耕墾者皆分籍之差稅賴之以便公以疾在身者久　上時遣使存問及疾小愈即入謁　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一日　上忽念公詢於中

青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月來康強否來碩對曰
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　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
鬱成疾耳　上即命公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
季子存厚于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即擢公僉
其司事尋命還處州代總制胡君入朝而為存厚娶
胡君女賜賚優渥且俾存厚入侍　皇太子以示親
信胡君出師溫州復詔公還守處州饋餉供億規措
無缺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即日以總制事付胡君而
還其部王師平荊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遷公僉司
事公入見　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公既

至覲荆襄多廢地遂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

計爲便　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湖廣行省鎮撫

回回怙勢作威輕重人罪以爲常公廉得狀坐以法

曾未幾河內道按察司宋思顏以浙東憲吏事不白

下獄而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𤧫亦以事被逮

辭或連公公憂懼不知所爲　上遣太史令劉君基

紒公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也既而胡君以兵

入閩陷没處州之境皆動搖　上命陞公浙東按察

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浦城福寧軍民等事皆隸焉

公辭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寬

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身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　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公宣布　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餘皆帖帖青田夏濤聞胡君敗與福建叅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公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爲屯勢相聯絡別命元帥祁興李汝郎能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公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　旨命存道提兵爲遊擊而公郎處城坐鎮之公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

存道官不允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爲病　上以屬
公泊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文忠李公欲運處州糧餉
公以爲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官而
均給之兵食乃足青田稅官金甲發其同僚白乙匿
官課乙既誅死而甲恣爲姦利公訊之甲善口給辯
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柰何欲以口舌撓法乎其辭
遂屈　上知爲公所鞫當不冤命斬之建寧守將阮
德柔遣使來納欵人咸以爲詐公曰陳友定據全閩
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爲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
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部命比下德柔果爲友定所

并公因留其使厚存郵之溫州茗洋周遂卿恃山陰
常爲寇鄰邑皆患之而郵傳之通平陽瑞安者亦爲
所要遮公命存道合平瑞總督孫安之兵擒斬遂卿
中書命處州造海舟若干艘并僉溪船戶爲水軍其
戶凡一千旣有領之者而又隸于軍府役繁而事擾
公上奏設水軍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而少田軍需
恒不足胡君爲奏免唯輸硫黃白藤於朝而行省復
有所科屢以爲言罷之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共
戍青田會寇至仲欽逆戰而惟淵走還仲欽以無援
故敗公斬惟淵以狥遣指揮何世明擊寇走之惟淵

乃胡君之所任信者既伏誅部曲莫不股栗浙江行省叅政朱亮祖總兵取溫州公調何世明以軍從溫州平公聞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理徵之各部送還其家海隅既寧公請朝京師　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艮苦俟平吳當即召卿爾及浙西諸郡皆平　上遣使召公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道守處州公既入見

上嘉奬甚至上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敢當明日　上召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

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
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文忠出師
如公策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畸後以軍
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奏
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溫州黃宗雲朱君達
來附各授以元帥之職還守其土及我師征溫失利
輒叛去溫既平君達又請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
降納之是無法矣奏戮之浙江行省承詔作大舟入
海徵輸巨材檄處州與諸府同公曰處婺之交限以
峻險縱有水道何從出且凋敝之民曷以勝此公力

言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　上卽皇帝位有事於太廟公與執事畢越翌日召公及劉君基入見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　上歷陳其功並拜御史中丞公辭不允尋兼　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耻使人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爲能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兄怪者繼禮官議有未盡　陛下精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爲之霽威　上愛公甚嘗語

公及劉君曰二先生年同耄恐感霜露致疾善自衛攝不宜早趨朝也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　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　上不懌而罷公繼論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爲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爲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公受　詔遂行比至處州毋夫人已歿公馳還舍擐倒乞丁憂　詔不允丞相李韓公復貽書道　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家公灑泣而出

日治戎事惟謹鄉兵既集命存道部領由永嘉浮海北行上章乞如律守制詔仍不允已而章再上　上覽之爲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矣但朕憲臺缺人耳遂可其奏存道至崐山走京師聽進止　上諭之曰汝父事朕宣勞爲多今汝又帥師北上尚勉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則予汝嘉因授以處州衛指揮副使戍於上黨尋移平陽公自喪母夫人悲戚過度居常忽忽若無以自存者及營兆宅親負土石而感疾益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悽愴曰勿憂也吾父母幸以安厝祖宗丘墓幸粗整飭歲時薦祭幸有條序吾庶

幾無憾第荷國厚恩未能報効此爲歉耳臨終親友何濬來候曰當收斂此心無有所執滯公曰吾久已知之遂薨于能淵之私第實洪武二年夏日也享年五十又六訃聞　上甚憫悼乃親撰文即其家祭之

御史大夫陳寧傳　廖道南

陳寧初名亮長沙茶陵人元末為鎮江小吏從軍至金陵代諸將言事英辯𥪡出　高皇帝異之賜名寧授江南行省掾吏歷中書省參議凡朝廷制度咸預稽詳吳元年出知廣德歲大旱奏免租弗允寧躬赴闕上言天災民饑催租太急是為張士誠驅民也上曰爾乃膽大敢為此言耶竟從之遷浙江按察使適阜隸小毛訟其隱過逮繫應天獄久乃釋之降太倉市舶提舉洪武元年召入為司農卿遷兵部尚書

二年出知松江府復拜中書省右丞三年又出知蘇州府遷浙江行省叅知政事復召爲御史中丞六年正月丙午同宋濂拜甘露一日率侍御史商暠入奏

上御東閣免冠而櫛遣人止之移入便殿櫛已正冠方召見其以嚴見憚如此九年八月同汪廣洋糾奏韓國公李善長畧曰善長位爲太師爵以上公禮命之榮冠乎文武子祺復尚公主顧乃倖爲愚戇孤恩失禮請置刑典以致厥罪於是善長父子徒跣待罪

上命釋之尋加寧爲榮祿大夫晉御史大夫學士宋濂撰其母誄曰有子曰寧賦資頴拔稟識剛明寤

麻羣經欲明體以適用參錯諸務思致君以澤民元之季世四海與戎乃崎嶇於兵間尋盤旋於江表適值
聖主龍飛羣雄川赴慶風雲之嘉會諧魚水之相逢試以撥文辭意雄偉聽其談辯籌策深弘遂署爲東曹掾當大將四往之日正羽書交馳之時酬荅整暇事無凝滯會淮安納款奉命徵兵甫高郵之斯局俄僞吳之見縶抗論弗屈陳義益高因讋服其強掫獲遣還於朝署由是入贊省垣出掌邦憲恊恭而庶政惟和震盜而百任自避其出守劇府也剗累政之極弊登難集之積賦政令所及精采一新其參預

機務也立經陳紀朔底隆平之治獻可替否益盡匡
弼之忠洎乎執法中臺澄清諸道白簡糾劾物無遁
情赤墀敷奏廷無留議藎持巳清白潔如氷雪遇事
果決捷如風雨所以姓名達於宸宇政事書於竹帛
信無愧古之名臣者矣先是兵燹方張母子睽隔
皇上錄賢念功俾從開道迎養賜之以金繒居之以
室廬恩寵便蕃焜煌無比動薦紳之慕豔形騷人之
歌咏僉謂母氏德積於躬祿被嗣續身具膺於五福
養不減於三牲安享尊榮以及考終衣食賻襚之厚
棺槨宅兆之佳亦云備矣長即御史中丞寧也仲充

寬季克復竊聞人才固因山川而生山川必藉人才而顯晦此茶陵舊稱良郡得名肇於漢侯高隱聞於唐哲年祀雖遐簡冊靡載終無宏偉之才符此高深之氣惟中丞公生逢景運謀猷才畧以佐興王之業忠貞鯁亮上結萬乘之知勳伐炳朗聲華赫奕理應有待名始不誣庸因造銘以紀嘉勳云耳十三年正月甲午御史涂節告變謂寧附和丞相胡惟庸坐省中閱天下軍馬圖籍其在蘇州督催糧餉燒鐵烙人其子孟麟泣諫杖之至死　上曰寧於其子如此奚有於君父耶遂賜死

御史臺右御史大夫祥符安公然傳

黃　金

安然開封祥符人徙居潁州元季爲山東行省左丞守萊州大軍下山東然率衆歸附洪武元年授起居注轉給事中尋擢山東行省參政立心平正撫綏勤勞祿止養身餘以給公用二年召還爲工部尚書五年除河南參政九年改行省爲布政使司陞浙江布政使十二年陞御史臺右大夫十三年改左中丞夏五月癸巳坐事免官還鄉未幾復召爲四輔官每論事賜坐多所稗益十四年秋八月庚申以疾卒年五

十八　上念其來歸之誠親製文遣官祭之其畧曰
爾中土之士當元季從事義旅效力於元及元運旣
終我師長驅齊魯是以棄歸歸我其來甚誠朕用爾
嘉歎授重位嘗干於法朕特釋之昨爲朔漠舊臣復
召爾來所望加誠事朕何期遽以疾終朕思切歸之
義以牲醴致奠爾其享之

都御史

袁泰傳 李邦興 范淶 艾良附 廖道南

袁泰其先夷陵州人徙山西蒲州之萬泉洪武四年開科登進士初授鄠縣丞泰自陳祖貫改羅山縣丞十八年正月擢都察院試僉都御史二十三年閏四月遷左副都御史二十四年十二月拜右都御史為人才辯明於律法有能名然頗深刻嘗鞫經歷王爵鍜成其獄爵屬吏薛希勝當連坐詣大理白其枉泰欲掩其失嗾河南道御史寘之法 上召廷臣會審爵究始雪於是御史夏長文等劾泰面欺其罪文乃

解縉所草也　上責泰曰國家治在法而持法平者御史也今若此欲無究得乎二十五年八月庚戌卒

李邦典寧鄉人洪武中貢入胄監拜北平道監察御史歷陞僉都御史獨秉風裁權貴斂跡時有范浚艾良范浚大冶人以貢拜監察御史歷陞僉都御史艾良監利人洪武乙卯鄉薦歷官大理寺丞

史南曰夫御史之職壹其與柄以治邦國貳其叙討以正百官叄其則兩以平萬民而都御史之職則又兼大夫中丞其權益重內則須命受令以贊君出治外則握紀銜憲以　國貞度我　皇祖初設御史臺

後改都察院列諸道以總十三省權既重矣責不愈難乎替曰袁泰過刻起家萬泉與邦持紀權右避焉兗浚艾艮搏空思齊見無禮者爲爵鷹鸇

都御史練公子寧傳

鄭曉

練公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父伯尚洪武間爲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知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公初從鄉長者竹庄先生游命賦水竹村居詩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籜長龍稍長與金少保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廷對言近日朝廷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道剴切不顧忌諱　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未幾内艱杜門屏跡力行喪禮服闋復除翰林歴副都御史工部侍郎

建文初即位改吏部與蹇義為左右侍郎又改御史大夫李景隆奸邪懷異志屢敗召還公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靖難兵既渡淮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詬二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詬者愧而止

文皇即位縛公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公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遠戍邊者百五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

未及遠爲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楊榮榮乗間以
聞　文皇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况賀
體乎公所著詩文名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
副使李夢陽爲金川書院祠公刊其集行於世

都御史景公清傳

鄭曉

景公清本姓耿真寧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倜儻尚大節領鄉薦游國學時同舍生有秘書公求而不與固請約明旦即還書生旦往索曰吾不知何書亦未假書於汝生忿訟於祭酒公即持所假書往見曰此清燈窗所業書即誦徹卷祭酒問生生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退公出即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以相戲耳初公赴舉時過淳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公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且日女以告其父父追及公語之故公

書畀公在此四字令父歸粘於戶妖遂絕不至公試禮部第三錄詩書二經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史三十年春召見嘉其才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與實係是夏臺臣鄧文鑑劉觀及公奏事罷以疏事訛懷印入刑科更疏爲給事中劾下詔獄尋宥之出川陝巡察私茶建文即位擢左都御史大夫　文皇繼統方孝孺練子寧等死而公獨委蛇侍朝人頗疑之一日早朝公緋衣入先是有奏文曲犯帝座甚急　文皇因疑公及朝公獨著緋遂收之得所帶劍詰責不屈而死是夕精英洸見族其家已而時人殷延爲厲又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都御史陳瑛傳

雷禮

陳瑛直隷滁州人少穎悟有才識洪武中以人才貢入太學未幾擢監察御史二十八年陞山東按察使建文元年調北平按察使坐通燕邸謫廣西壬午年成祖入正大統召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院事爲人殘忍刻薄十一月瑛言　皇上順天應人以有天下四方萬姓莫不率服然　車駕初至京師有不順命而效死於建文者如禮部侍郎黄觀太常寺少卿廖昇翰林院修撰王叔英衡府紀善周是修浙江按察使王良沛縣知縣顏伯偉等計其存心與叛逆同

宜追戮之　上曰朕初舉義兵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紞王純鄭賜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況又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悉無問葢　上初入京城昇及是修自經死觀時安慶投江死英守廣德自經死良在官闔家自焚先是　上兵至沛縣伯偉不肯下與其子俱死死後瑛閱方孝孺等獄詞遂簿錄觀叔英家妻女皆將給配觀妻出通濟門先擠其女于河遂自溺叔英二女皆就錦衣衛獄俱赴井死人皆傷之永樂元年陞左都御史掌院事八月瑛劾歷城

侯盛庸口出怨誹心懷異圖請寘重典以儆餘眾言之再三　上命削其爵九月　上諭塤等曰朝廷置風憲為國家耳目糾察百僚綱維庶政比來有司奸弊生民疾苦豈無可言而因循玩愒畧無建明爾其申明憲章在內令監察御史在外令按察司各舉其職庶副朕之委任不能舉職者有罰十年輔　皇太子監國四月丁憂監生夏宗奏訐縣吏時貴違法害民　皇太子命璞委御史同按察使究治仍令宗復監待罪十九年　上定鼎北京值三殿災詔求直言言者多云建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　上

怒誅之時科道亦多云不當輕去金陵　上曰方遷都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言者因劾大臣　上命言者與大臣俱跪午門前對辯瑛言科道皆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上命左右至午門前問衆皆哼屬言官戶書夏原吉獨奏曰御史給事職當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之罪也　上悅兩宥之瑛尤其背初議原吉曰不然　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嘆服原吉之大度而詆瑛之刻薄未幾以苛得罪

都御史劉觀傳

雷禮

劉觀直隸保定府雄縣人洪武乙丑進士授大谷縣丞有治才以薦舉擢監察御史三十年陞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革除二年調嘉興知府尊禮賢士修舉學政興利去害郡中肅然尋丁父憂永樂元年起復擢雲南按察使未行拜戶部右侍郎二年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時左都陳瑛尚刻右都吳中尚寬觀善處二人各無阻忮四年肇建北京宮殿諸役並與命採木浙江既至飭有司率吏民歷谿谷險絕之地凡材之美者悉取之輸北六年陞禮部尚書尋以典章

故實非其所請改刑部尚書七年　車駕北狩命扈行八年凉州羌寇起督將出征羌寇遠遁九年回部十三年改都察院左都御史理院事十五年命提督漕河浚壅淤以便糧艘令行禁止而漕行不滯尋回院管事十九年定鼎北京命巡撫陝西地方考察官吏安輯軍民事竣還院值左都御史陳瑛以苛刻去位特掌院事二十二年　仁廟嗣位命兼太子賓客本年加太子少保　上自臨御以來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　上厭其繁瑣覩與尚書呂震吳中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以是清議少之又　本朝

初不禁官妓惟挾娼飲宿者有律耳至宣德初許臣
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觀簠簋不飾善以智能
人私納賄賂紀綱爲之不振御史亦貪縱無忌三年
六月中一日早朝罷　上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至
文華門諭曰吾三人商量一事京師端本澄源之地
　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
奇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甚耳　上問永
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　太宗有疾多不出扈
從之臣放肆無顧藉請託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微
九重俱未舉發　仁宗嘗謂臣言初到北京　上問

兩京臣僚有能守廉者否對曰無敢不守　上曰惡從來此者贓賂競行其能守廉惟吏部侍郎師逵一人汝當知之榮曰是時贓貪方賓最甚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　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仕御史及按察使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爲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命

賜茶而退數日有旨令觀巡閱河道觀既去數日陛辭佐右都御史賜 璽書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其屬官不肖者二十餘人罪甚者發遼東於是御史張循理等連章劾奏觀貪贓狠籍并奏其子輻脅制諸道騁私滅公皆明著實跡 上大怒逮觀父子皆至出御史章示之既承伏法司坐觀重法以輻同犯免科具奏次年四月 上召榮及士奇以奏示之且曰觀負 朝廷重處非過士奇對曰觀誠有罪但經事 四朝數任顯仕願姑屈法全其生榮亦乞貸之 上曰爲汝二人曲貸其死發爲邊吏曰辱之

過甚與死等耳　上曰欲父子皆貸乎曰子發戍邊而令觀隨居恩與法兩盡矣遂命法司發遣遼東天下聳然改觀至七年楊士奇言田里小民之不安皆由於有司之貪污暴害請令風憲官考察奏罷　上曰然向使不罷劉觀風憲亦未得清爾此言是益深燭其奸云

都御史陳德文傳　　雷禮

陳德文一名瑩中字文石廣東南雄府保昌縣人洪武中舉文學授台州府通判越二年左遷校江令又遷縉雲監稅所至有稱以兵部尚書唐鐸薦拜北平道監察御史明年擢按察使三十年使西番撒馬兒罕等國開通西域居十有二年克舉使職不辱君命永樂五年回京凡所歷之國采訪風俗作爲詩歌歸日進呈　成祖嘉之擢僉都御史令内閣修西域志多采其言八年二月隨駕征迤北十月迤北平　上念久勞王事進右都御史　賜衣十襲名馬二匹及

校尉四名還鄉省墓九年六月復　詔回京十二年
三月辛于位進左都御史階　諭賜

右都御史王公彰傳　朱睦㮮

王彰字文昭鄭州人也洪武二十年舉于鄉明年補國子生使山東平糴以益軍儲同行者受賄侵事彰數譏之不從竟坐彰遂以此知名擢爲吏科源士踰年革源士改給事中陞都給事中再陞刑部員外郎執法嚴明人不敢干以私居未幾出補山西左參政永樂改元召爲禮部右侍郎以憂歸服闋改戶部命祀西嶽遂上疏言陝州及新安民有鬻子女償負租者遂下詔蠲負租官爲贖所鬻子女十一年彰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從　上北狩時母年八十特命歸

省且諭之曰君子居官不忘親居家不忘君凡所過民之安否吏之賢不肖汝宜用意咨訪歸悉以聞既還奏　上嘉悅陞右都御史十九年春有誣巇我周不法者復命巡撫河南以察之以二御史從行彰至跡其事無有乃上疏辯且曰臣以百口保王無他

上疑乃釋是歲河南大水民多流亡而長吏不恤逸

奏黜其貪墨者九百餘人罷不急之徵十餘事招復流移幾五萬家發廩賑貸賴全活者不可勝紀先是賊張大聚亡命嵖岈山行切商賈爲之不通妖尼宋繼善與其徒數百人扇衆作亂彰悉捕斬之事寧省

毋毋具食頃有丐者至毋以餕與之明日至府御史以餕獻卽丐者也其伺察之密類此　昭皇嗣位彰進資政大夫推恩封贈三代如其官宣德初或言邊備不謹命彰按問自山海至居庸還奏各關指揮而下擅離所守之地若干人　上令械至訊鞫仍命兵部三月一遣御史給事中點視遂著爲令明年四月彰以疾卒　上賜棺且命兵部給舟車歸其喪有司營治葬域彰性至孝以父早世事母甚謹在京師所得四方珍味必遣人馳獻然後敢嘗所入俸祿必分其族人嚴於家訓子弟有違禮者必痛責之俟其改

悟乃已　論曰余聞王震澤云鄭州公爲人恂恂而謙恭莊重至於臨法雖親故不貸善同察當按河南時嘗令其屬爲微行郡縣吏有姦狀者輙置以重辟人情震讋於戲今安得若人而一洗濁穢之風乎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熊公槩神道碑銘

楊榮

公諱槩字元節自幼聰慧務學其父授以春秋業大進領永樂戊子鄉薦辛卯會試登進士第擢監察御史容貌豐偉　仁廟在東宮時器愛之命署刑部事未幾被薦拜廣西按察使調廣東俱著能聲　今皇帝嗣位召拜大理卿命治水于蘇松經晝得宜民不知勞而水患息所至輒勸率郡縣修葺學舍督勵師生講習新胡安定范文正魏于翁三陸祠復文正了翁義田墳地禮諸賢之後聲譽赫然時吳浙諸郡軍

民有豪横者繼承　命撫視咸風凛凛察其素爲民
蠹者數十人械至京師寘于法扶植寡弱俱令得所
於是奸頑斂迹閭里獲安間有誣訴公贓弊者　上
不之聽益隆信任特降勑奬勵有潔已奉公爲國爲
民之語廼還特陞今職　命蒞南京公益勤慎務辨
誣理枉旣而毋殁哀毁過情奉　命歸葬即起復視
事宣德癸丑北京都御史顧公感疾　上命驛召公
來任其事至則一循舊規用法益平恕凡有所陳
上皆容納是以憲紀肅然　上嘗幸近郊命侯伯都
督尚書同公居守益克小心祗慎今年秋　車駕巡

邊復命居守兼掌刑部事以勞感疾逾數日　上遣
朝公猶勉強進見退而疾劇語家人曰吾其殆乎越
六日　上賜諸大臣鹿腊及内醖公獨拜受於家曰
臣愧無以爲報明日遂不起實宣德九年冬十月十
一日也訃聞　上命官賜祭給舟歸其喪爲造墳塋
公能詩文所著有芝山藁公餘藁藏於家尤善草書
凡果者輙書與之不吝其爲人大率賦性淳實内剛
而外和居家則孝友篤至莅官則寛猛適宜及總憲
紀益存寛厚不事苛刻至於論議施設待人接物綽
有大臣之體云

左都御史顧公佐傳

京學志

公名佐字禮卿河南太康人建文庚辰進士釋褐莊浪知縣午節守將集寮屬會射以公文士易之公三發皆中且進止安閑觀者驚服拜御史巡廣西四川遷江西按察副使再歷應天尹公廉有威重剛稜不撓吏民畏服一時勳貴豪猾無不斂手衆稱昔之包孝肅不過也改通政使宣德初士大夫奢縱成風紀綱不立　上患之問東西楊誰可使掌憲者榮曰顧佐爲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佐乃能如此即拜左都御史賜璽書令剗滌積弊别賢不肖

而黜陟之公於是奏知縣孔文英等十四人教諭楊禮等二十四人材堪風憲御史嚴暟等三十人淫貪不律請黜為吏倉官宋忠侵盜官糧萬四千石有奇戶部郎中黃紀受賂不舉法當重擬邇來廷臣不修職業請謁公行倡樂滿前朋淫比暱上下觀效法紀蕩廢甚非淸朝之所宜有也願一切禁止　詔皆從之自此人心聳然舊習一變四年吏有被笞者摭攄公過謂受隸金放歸悉具姓名以聞　上以示士奇對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薄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隸得歸耕官得佐費實兩便自永樂以來皆然　先帝

知之令增朝臣俸以此　上怒曰朝廷用一人輒爲小人所排乃以吏狀付公自治之公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公曰　上命我治汝汝第改行吾貸汝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居亡何有因告公數枉人重罪　上大怒曰必重因敎之排佐命三法司鞫之則千戶臧清所使也清時殺一家無罪三人當坐重辟

上立命磔清于市六年上言頃進士觀政各衙門不僉署文案漸成虛文永樂中進士於刑部都察院理刑今欲仍命與御史郎中主事分鞫獄囚庶幾諳練爲異日之用正統初以疾乞歸家居十餘年卒公

性嚴重守正嫉邪人人敬憚之旦晚候朝立呵藤戶外百僚過者皆折旋避之入内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尋坐時稱爲顧獨坐云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少保

謚僖敏陳公謚墓誌銘　　商　輅

公姓陳氏諱鎰字有戒別號介菴蘇之吳縣人起家進士積階至榮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六十五致仕六十八以疾卒其子偉伸奉父執太子太保大司寇俞公所爲狀謁予乞銘按狀公先世居汴宋南渡始家于吳高祖古溪妣鄭氏曾祖德卿妣蔡氏祖均錫妣徐氏考璿字孟玉妣高氏繼翁氏陳世以醫名家公舉明經登永樂壬辰進士擢監察御史歷湖廣按察司副使丁翁夫人洎孟玉甫憂起復

朝廷方垂意邊事歲乙卯升公右副都御史鎮守陝
西　太上皇帝卽位賜白金二十兩鈔千貫詔公兼
提督寧夏延綏等處邊備三年竣事還論軍民利病
凡一十八疏悉賜施行未幾赴鎮瀕行賜宴賜鈔千
貫三年代還踰年復來又三年陞右都御史詔同靖
遠伯王驥整飭延寧甘肅沿邊軍務就緒還鎮守如
初給誥贈公祖考皆右都御史妣及配皆夫人歲乙
丑　太上皇帝念公久勞於外命他官往代公還俾
專掌院事弗復須以邊事已巳　大駕率六師巡邊
留公居守已而虜寇犯境遠近駭懼舉小不遑乘時

擾竊為冦盜弗靖陞公左都御史撫安近畿軍民及

安揷戶外之來避冦者　皇上改元賜公織金大紅

羅衣一襲紗帽金帶各一明年陝西旱甚陝人欲得

公急卽連章以聞　皇上重違民欲因慰諭遣公出

居一年遂朝旣還進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左都御史

掌院事如故賜玉帶白金綵段羊酒給誥贈公三代

公性寛恕凝重豐髯而偉容在官持大體略細故風

裁儼然在陝西撫安禁戢威惠並著督輸運精選練

修城池興水利處畫政務曲盡事情雖北虜黠詐邊

城數警公常先事為備弗為患公於延綏要害處奏

置靖虜衛設河橋巡檢司以寧夏甘肅邊境增立墩堡千餘所至今賴之公在邊十餘年所下八十餘勑皆以公爲心腹安民安邊重務悉聽便宜處置公亦竭誠殫力知無不爲凡所施設咸稱 上旨陝西屢旱公力爲拯捄奏減徭役蠲逋負發倉廩賑貸人以勿困衆因德公爲立生祠里巷相與語及公必舉手加額曰黑鬚翁眞慈父眞慈父至則闔境出迎拜伏驩呼去則攀轅臥轍弗得行公之得人於關陝如此在都察院務爲經國深遠之計一切苛急之習皆裁抑之弗立崖異人自敬服朝廷方以毘輔屬公而公

以疾弗良於行懇乞致仕　上勉從其請猶念公弗
已命給驛遣醫護視以歸居三年而疾增劇遂卒實
丙子三月二十七日也訃聞　上嗟悼内出祭文遣
行人即其家致奠命有司營壙如制

都御史羅公通傳

羅氏家乘

都御史羅通字學古吉水周橋人也曾祖仲淵元亂民多失業仲淵獨修行讀古書性倜儻好施　明興挾貲游巴蜀秦隴江漢間致數千金客淮楊結客皆俠士縱酒自放喜爲俠日甚季父聞之亟往索分其貲仲淵盡出槖中金恣叔取其半還復以所留悉分諸弟走閩廣復致數千金久之洪武戊辰應　詔實京師占籍江寧守令知仲淵長者皆賓之市里爭訟求平於仲淵者盈門而仲淵益以俠自負永樂初上書言便宜十事　文皇帝方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察

民隱求直言覽仲淵所上書甚嘉之由是仲淵名傾
京師　仁廟監國江寧令王凱上元令魏鑑造戰車
不如法繫御史獄仲淵辨凱鑑廉吏倡兩縣父老白
其枉狀後父老悔懼各息鼠散仲淵獨詣　東宮陳
二縣令之賢御史折之曰兩縣父老不至若以一人
白兩縣長吏公耶私耶仲淵對曰公私不在人之少
多誠公一人可也　仁廟召仲淵與語曰縣官誠賢
戰車重事而誤之何仲淵頓首曰人安能每事盡善
仁廟喜曰長者之言即釋兩縣官亡何應天府丞
張紞中繫獄使人訪仲淵言如言兩縣官仲淵不可

日兩縣官誤公事臣故得公言之今府丞被私罪臣敢面謾臣與府丞俱族矣執中銜之因盜官錢籍其家不足償乃誣寄鈔十五萬仲淵所連逮獄長子三錫皇恐傾貲晨夜携千五百金償所誣鈔得釋仲淵輩以直受誣然其自負益甚諸學士如解胡金楊輩皆忌勢與仲淵交還以老乞歸故里卒仲淵生子三人三錫敷錫永錫三錫能承文志以孝友著聞生子四人長即通生有異志童時侍大父仲淵居金陵受書傳士黄彥清慨然有將相之志學士楊士奇胡廣過仲淵見通資度異常謂仲淵曰此兒當是國器不

獨亢羅世宗也年二十舉永樂戊子應天鄉試第二壬辰會試登進士授監察御史扈從行在十七年營造工程急罷夫運磚不辦通建言免天下徒流以下罪囚運磚不五月通州潞河數百里累積十餘年磚石轉徙殆盡後法司以爲例奏　璽書按蜀持風裁時蜀王寵甲諸國出入僭用乘輿儀從通心欲檢制之一日王過御史臺公突使人收王所僭鹵簿蜀王氣沮藩臬俱來見通問儀從不當屬有司若候聞報則王罪且不測今宜何所置通曰誠然公等試思之詰旦見報明日復來見但曰無策通曰易耳宜移

文與王佀謂黃屋左纛故玄元皇帝廟中器今復還
之耳玄元皇帝廟唐玄宗幸蜀建祀老子者也通始
至蜀中士大夫易通少年至是始驚服於是壹用璽
書治蜀蜀人震恐仲淵貽書戒通曰文翁治蜀以寬
武侯治蜀以嚴爾尚遠師二賢寬猛相濟通受戒爲
寬嚴事竣報 命永樂十九年詔求直言通應詔
言 上巡遊亡度有龍不可離淵虎不可離穴之喻
上怒詰問通通引易文言雲龍風虎以對 上意
釋與六科官並謫邊州通出知交阯清化州至南海
遇異人授以兵書曰巴巴之難需公大用交趾新屬

明風俗言語不通中國通通至簡條教寬賦役省刑獄與清化更始州故有妖祉能殺人通計除之民大長服逾二年上計對復還州中朝士大夫皆有詩謌贈送少師楊士奇綴以文二十二年交趾黎利叛宣德元年三月陳智方政兵敗於茶龍諸郡震動 上命擇將往討大臣咸薦成山侯王通通師無紀律既至交趾賊易之數挑戰王通乘醉帥兵渡江遂大敗死者萬八千餘人參贊軍務尚書陳洽死於軍王通身被數創奔入城中賊圍城急王通懼割七城求解檄所割城守將下賊賊據城無少長皆殲之檄至清化

公說守將指揮打忠曰吾與若受　天子命守城豈
以王通一妄人言遂棄城委賊耶今城降者賊盡屠
之與其委城就死孰若死守之等死耳猶有令名况
吾樹摩清化人六年清化人皆信我可用城萬有一
得全乎忠爲感動是時簡鍊城中士卒可用者千人
爲設方略晝夜擐甲登城督兵防守七月癸巳黎利
卒來攻城城堅不可拔賊於城東南西門外累土爲
山一夕而成與城埒將士皆危懼通謀曰賊衆我寡
難以力勝今詒約日出降賊必少怠乘其怠襲攻之
可破也衆從計是夜揮敢死士百人秉火突開城南

門鼓譟而出衆皆隨之直擣土山斬其梟勇數十百人賊敗盡焚其飛樓雲梯賊無所據勢益阻士民氣大振十二月庚申王通自交阯城特貽書令淸化下黎利通拒不納二年正月朔又安降將都督蔡福來說通通曰吾以若來助我殺賊乃爲賊作說客耶吾卽斬汝矣福皇恐而退賊又遣土官參政梁汝笏寄說打忠通引張巡許遠激厲忠忠曰忠死生惟君賊自是不敢復嚮淸化　朝廷聞王通敗命安遠侯柳升往援之升至又敗王通惶怖不知所爲十二月丁卯王通與內監山壽馬騏布攻戈謙等以交趾全城

并諸屬郡悉降黎利黎利送王通與官軍還通與打忠聞之亦懷印歸賊不敢追是時交趾及中國士大夫盡没惟諒江府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忠死之力戰全城唯羅通打忠二人通道上言王通蔡福等罪狀表劉子輔何忠死節事三年王通等下詔獄籍其家蔡福伏誅褒贈安南死事文武諸臣擢通行在戶部員外郎總督口北開平一路邊儲　朝廷議竟棄交趾遣工部侍郎羅汝敬封陳氏後汝敬通同鄉人洪武中弘文館學士羅輔仁使安南定陳氏輔仁卽汝敬宗人宣德九年秋　上親迎邊通督餉千餘里來

曾之絶正統初改兵部武選司郎中從尚書王驥都
督蔣貴甘肅征阿台朶兒只伯至兀魯遇虜戰我師
却通立斬都指揮安遠以殉衆軍勢復振大敗虜人
奪還永樂所封和寧王誥勑玉圖歸因論功忤驥被
誣謫廣西梧州府北流縣容山閘官九年調廣東東
莞縣河泊又三年爲正統十四年已巳通憶所受異
人言又聞閹宦王振擅權寵覬兵北虜數寇邊豫策
有變乃以河泊功次入京亡何　帝北狩土木遇難
而通適至京八月十七日土木報至十八日　皇太
后命　郕王監國侍郎于謙爲兵部尚書虜數擁

帝命閲京師急廷臣薦通智勇剛方可任大事八月二十五日復通兵部員外郎守居庸關給事中孫祥守紫荆關令諭通近因虜寇犯邊邊關守備最急今特命爾通往居庸關鎮守官處協同守備凡彼一應操練調度軍馬備禦方略爾須與鎮守官長計如軍馬怠瞭望疎禦守不嚴城壘坍缺不治盔甲兵矢不精百夫長千夫長喫削士衆爾亦與鎮守官時巡督其不逮爾被 朝廷委用務自持廉秉公作率軍吏以副任使故諭二十八日令諭鎮守居庸關内官潘成都指揮孫斌員外郎羅通今得大同鎮守等官報

虜寇圍擄一人到彼城下稱是　至尊都出朝見及
與銀兩段匹賞勞等因此等無謀無知之人聽其詐
誘已令人去責他不許再蹈前失諭至爾等只依前
諭不可如彼輕信中國惟知　社稷爲重爾守將等
只知爲國守關爲重今後若有此等不分真偽決不
可聽虜詐誘慎之慎之故諭九月初二日令諭內官
潘成都指揮孫斌郎中羅通今特命都指揮趙玫往
代爾斌鎮守諭至爾斌所管事悉交付玫掌管爾斌
星馳回京聽用爾成及通須與趙玫同心協謀鎮守
關隘毋得自分彼此有事從長計議而行不許偏私

執拗致誤事機特諭爾等知之爾成仍提督內使陳箇包劉安掌管神銃與居庸關及各關口應用毋致遲誤故諭 初五日令諭都指揮楊俊茲虜寇在邊其居庸關一帶隘口尤為至緊今特命爾楊俊齎諭前往彼處會同郎中羅通內官潘成都指揮趙玫將爾所部并各邊回還聽候官軍盡數存留在關分營列守務令聲勢相接有警互為應援仍將大小關口但係可通人馬經行之處不分遠近闊隘爾通與俊提督協同各隘口內外官員撥軍盡行堅厚砌塞令可經久酌量分兵防守瞭望遇有賊寇聲息即便相機

拒殺至於設法用謀一從爾通便宜處置務使關隘
守禦嚴密虜寇不得乘間邊境無虞京城有託如或
單有未敷計議啓來裁處爾等皆爲　朝廷信用之
臣正宜晝夜用心不可頃刻怠忽以副委任爾俊所
有神銃悉付內使陳爾包劉安領收應用爾等其愼
之愼之故諭前諭皆白紙璽用郕王之寶即位後初
七日勅始如制通才警敏守關有方略屢奏令諭書
夜精勤不懈　郕王即皇帝位尊　上爲太上皇初
七日勅守備居庸關兵部郎中羅通都指揮趙玫楊
俊近得工部右侍郎陳恭御史劉訓題各關守備尚

勑至爾等即將該管一帶分撥官軍盡日夜廣運
磚石砌塞關口挑濬濠塹俾賊無可通之路官軍有
固守之心輒以圖上於是通上言該總兵官楊洪差
凡春都指揮報說虜使至懷來供張甚具將至居庸
待虜使宜如懷來言虜先遣使臣通從送　駕回京
臣聞之度其必有大詐切觀猾虜詭詐百端恐名送
帝實圖大衆覬覦居庸關雖可守然易衛口疏林
口北關口方良口近因土木潰散軍士蹤開路道深
有可憂臣切見前代鄧艾取蜀蜀人知守成都備艾
艾從劍閣緣崖而入蜀已破矣而成都守者猶不知

劉裕取秦秦守潼關備裕王鎮惡乘舟遡渭至咸陽秦已破而潼關守者猶不知居庸固京師後門相去百里而遥一失守則虜入京師在旦夕耳臣遍閱諸阨塞有口可通人馬者七十所可通人不通馬者一百三十所須多方固守防虜窺伺之釁臣職卑權輕於總督不稱乞　上命大臣一員委以生殺予奪之權總督軍務然後關可守關門固則京師亦固惟上財察於是　上命廷議卽以通陞右副都御史總督軍務便宜行事二十日勑右副都御史羅通與內官潘成都指揮趙玫楊俊召募地方精壯民夫合人

餘丁編甲操練遇警悉聽調度敢勇當先生獲賊一
名或斬首一級軍民官總小旗甲軍人陞一級舍人
民人二級各賞銀五兩人民願得爵者授總旗不欲
爵加賞銀伍兩首功三級以上生獲三人以上者俱
爵二級舍人民人試百戶各賞銀十兩功多者俱照
例第陞賞諸如巡軍逃囚等有功者亦以功論若能
設計用間襲刼殺虜及搴旗斬將退走虜者功不次
所掠獲百姓被虜者發寧家達賊人口頭畜就便給
賞有功之人不入幕府通言榆林土木二處草場俱
有積堺及遺下草束田禾草稿欲盡行燒爕使虜至

無所掠二十八日勅報可但係近關糧草多差軍馬
搬取入關備用其餘不分官私草束田禾差夜不收
往彼盡行燒絕尚書于謙因通言虜至將通州天津
衛近京積芻恐燔之同日勅命內官黃車令長隨內
史王春代往奉御陳僖包劉安管領神銃仍聽右少
監駱成提督遇警聽爾通相機取用十月初一日勅
右副都御史通都指揮趙玫楊俊虜必窺關爾等守
禦不可無備無方禦敵莫如守關塞隘守關莫如乘
高據險勑至爾等宜自巡視何為最險可據須鋒利
器械使寇至莫能逃何為最高且要可乘須廣積木

石使寇來莫能度古人有言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今
爾等擁千萬之衆而又據險乘高若措置得宜調度
有方虜衆豈能飛度勉之慎之初二日勑右副都御
史羅通都指揮趙玟楊俊得爾題口外各處立功官
軍遇赦自行回還及報效等項軍民人等先因達賊
驚散在於各山潛躲見今到于上關具悉勑至爾等
即會同右少監潘成將前項人口逐一審勘果係先
前報効人數巳經奏准取回并立功官軍例應回還原
衛彼還職役不係姦細之人就便放入差人管送赴京
若係宣府等處衛所軍餘人等應該在彼守城及軍職

爲事發充軍役遇例該降原職就註原發充軍衛所若
差操之人畏懼艱難帶領家小逃走回還者仍令送回
原衛收管依例降職着役隨住不許一槩放入若或虛
詐及别有違礙明白具奏處置爾等其慎之慎之是時
虜衆也先擁　上皇入塞初九日至廣昌破紫荊關總
都孫祥走死京師戒嚴于謙條上禦虜方略交趾敗將
王通復出爲都督十一日虜至都城掠西北于郊謙等
督德勝門禦之勑通與玫俊選居庸關精軍健馬五千
統領取便來京接應十四日又勑通與俊虜寇俱入在
關南攻圍京師甚急前勑取軍馬五千接應今慮不敷

勑至但係爾玫與俊所領軍馬自關外入者盡數各帶盔甲器械付通與俊統領星馳赴京調度殺賊爾玫仍率原守關卒及京軍固守居庸遇楊洪等軍到關輒入之催速赴京先是楊俊聞虜大至惴恐使所忠旗牌官吳良密言通欲以本軍六千人遁通縛良斬之殉軍中曰敢有復言退軍者如良乃自至龍虎臺說俊曰紫荆失守京師孤懸旦暮望我救援爾軍若遁則居庸不能守京師聞之士卒寒心而虜勢益張此社稷安危之機也若第毋動我保爲若破賊俊始娓服通并俊所領兵將之方提兵赴援會德勝戰

捷虜悶勤王兵且至乜先與伯顏帖木兒謀曰關中國精兵獨恃居庸今居庸入援與大城兵合而大同諸將過吾歸路城外空無所掠我必坐困且我等以送駕爲名壹敗則 天子且爲所獲戰而獲 天子於我無功於彼不見德今計惟紫荊關兵皆遁爾奉 天子仍出紫荊關我以鐵騎攻居庸關居庸不守我復與爾合還嚮大城居庸不可勝且奉 天子出塞然後議和送 天子歸縱無大功尚可市恩於南朝也十五日虜去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荊乜先出居庸攻關共五萬餘人適用水灌城冰厚堅虜不能近

與潘成趙玫謀曰虜所恃者鐵騎夜環以為營晝用衝敵吾與若等所將大半召募客兵不足恃若驅之當虜是何異驅羣羊當猛虎須以計襲敗其鐵騎而後虜可破也衆皆曰善虜人队用兩馬相比二人共宿一革囊横置馬上鐵騎外繞每鐵騎隨一犬有警以犬吠為號公多用鎈藁實熟羊肉置藁漏下二鼓使夜不收持鎈藁雜投虜騎中犬啗羊肉甘飽以石試投之不吠隨以油索連套鐵騎馬足夜過半開城門出軍繞虜營鼓譟舉火炮四面擊之虜營鐵騎聯絡砲響跳躍而轉益急營内虜騎盡驚又為鐵騎所

剩不能馳砲擊殺鐵騎人馬自相蹂踐死者數千遂大潰敗三戰三捷擒虜酋那吉帖木兒斬奪人馬盔甲弓箭以千計盡奪回所掠都城人戶虜遂遁捷聞

十九日　勅右副都御史羅通得奏虜寇連日來攻居庸關內外爾與右少監潘成都指揮同知趙玫調度官軍設計奮勇殺敗賊衆保全關隘使賊不得爲患具見爾等運謀克盡心力所致茲特降　勅獎爾尚益懋乃勳毋或自滿而有怠志大抵虜寇譎詐去來無定尤須嚴謹隄備常如寇在目前以防不虞愼之愼之爾仍取勘其餘爲首殺賊官軍功次奏來

處置故勅於是虜轉寇紫荆關　京師懼虜再薄城

二十四日　勅副都御史羅通即將原領口外官軍五千員名統率來京策應潘成趙玫仍行整搠其餘軍馬固守居庸關隘其昌平伯楊洪所領軍馬即便放入赴京毋致稽違如勅奉行通提兵直走紫荆與虜遇戰敗之又戰於完縣五狼河拗羊嶺敗之所斬獲功多名入參贊軍務理院事景泰元年省臣言通本既暢兵法參理軍務今更兼院事妨誤戎機不便通疏乞　勅石亨楊洪各率精銳馬步軍亨自紫荆出大同洪自居庸出宣府沿途巡哨提督官軍堵塞

關口修理墻柵勤除賊寇防護耕種又言邊軍妄報
首功虛張虜勢德勝之戰近在都門斬虜幾何而陞
級六萬六千有奇又言擁玉珥貂者皆苟全性命忌
能憎言無奉公報國之忠于謙不悅上言德勝當先
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人陞一級陣亡三千一百一十
八人陞二級餘皆給賞且乞罷兵柄六府都院翰林
臺省議疏留謙亦言通志在滅賊爲國家計長久無
他謙亦宜同心協力勿互猜嫌是年通乞下　令擒
斬也先伯顏帖木兒喜寧者賞萬金封侯會宣府總
兵朱謙言有達賊二萬餘人攻圍宣府一路城池及

四散擄掠人畜于是于謙上言口外軍民連歲被兵不能種藝恐虜至無所掠一旦擁衆以送 駕爲名突至大原則山西搖動而河南淮甸之間亦可憂矣宜遣有謀略文職大臣往鎮山西昌平侯楊洪亦乞差文職大臣率兵出鴈門用鹿角用臺營護山西餽運大同急俱屬通兵部請通往通言謙洪建此策乞令與臣同行于謙言曰國家多事之秋非臣子辭勞之日臣謙諳熟山西事謙宜去 上仍以命通三月初十日 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通與都督同知充總兵官范廣內官弓勝張溫管領神銃率領五軍營

官軍一萬員名神機營官軍七千員名三千營官軍四千員名共二萬一千人駐劄居庸差夜不收分投哨探聲息緩急賊衆多寡近遠前進懷來駐劄與楊能楊信等相機乘勢殺賊通提兵至懷來逐虜出長安嶺外輒獲大有功時龍門鵰鶚諸城殘破守將撤兵內徙遺芻糧數萬公言虜來有鄉導欲奪芻糧守則單力不足運則民財不足焚則國用不足乞廷議戶部尚書金濂奏下通及督餉侍郎劉璉總兵朱謙兵計上已而虜退數使人來議和通請班師還京協贊京營軍務八月右都御史楊善等迎 上皇至京

師從東安門入居南宮三年轉左副都督階通議大夫曰年上將傳要略　詔以訓練將士六年加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晉階資政大夫祖仲淵父三錫俱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祖母胡氏贈夫人母李氏妻王氏俱封夫人八年正月十四日　皇帝不豫羣臣請立東宮不允有　旨候十七日御朝是時外朝聞有請名立　襄王世子者得金牌未發通與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軏同行二人寄語通曰　上皇居南宮無過而佞臣欲別求君公意若何通曰吾觀天象　上皇必少復位諸公勿憂

也亨曰政如公言願公計將安出通曰吾老不能謀亨曰事不可過三日久則洩矣遂與徐有貞謀已定至十六日暮亨使人審言於通曰舉大事在今夕公幸從通曰誤舉事必濟此社稷之功也但努力通老不能從亨去其諸子問曰　上皇可使乎通曰天意人心必復曰既復大人何不從通曰亨輒等不可與共功且吾出萬死一生賴　社稷神靈所戰幸有功天子返駕金甌不缺得保首領死於牖下足矣天功不可屢微兒輩勿復言十七日亨有貞等迎　上皇即位二十二日通母李氏訃聞遂歸天順三年起復

右都御史通赴命卽以老乞骸骨進榮祿大夫致仕賜乘傳歸通弱冠登第間關南北五十年持危定傾完名全身老而致政朝紳榮之家居十年不治生產親友過從賦詩飲酒爲樂自號廷齋一日偶不懌命焚香沐浴更衣出家人進藥搖首曰學古生死豈在草木嘿然久之適風雷交作有二白鶴翔舞於庭遂卒鶴亦遠舉享年八十一成化六年九月 皇帝遣官致祭諭曰卿以純明之學剛正之氣累 朝倚畀資兼文武謀謨左右竭乃忠貞當天下紛擾驅馳多難致力忘身其將略兵機動能制敵抗虜俘 國家

寧謐今中原大定西北無內顧之憂卿功居多功成告休進顯爵歸桑梓以承天年深得明哲保身之義名在
王室紀於大常將垂之千萬年而不朽何期一疾不起訃音遽來良用悼痛朕重念卿之勞遣官致祭賻殊勳錫
特恩也卿靈不昧庶幾來享弘治十八年隆慶州父老奏己巳之變通守關有功宜表忠良以勵臣節
勅祠居庸關歷
朝撥邊衛吏修飭至今邊人以通為神水旱疾疫必禱焉

都察院右都御史洪英傳　實錄

英字實夫福建懷安縣人永樂乙未會試第一遂登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擢禮部主客主事歷吏部文選考功主事兩為會試同考官進考功郎中陞山東左布政使正統己巳胡寇犯順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督役夫城臨淸築運河堤景泰壬申進右都御史巡撫浙江會有旨考察百司賢否以行黜陟英惑於左右之言去取有未當者因懇乞致仕歸至是卒英為人端重詳雅在官無赫赫之舉而亦不失為善人長者云

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少保謚莊愍寇

公深墓表　　　彭　時

公姓寇諱深字文淵保定唐縣人其先世居大同渾源州族大以蕃代有顯官曾祖廣仕元爲提舉入國

朝始徙唐縣之連顧庄居焉祖考彥和累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祖妣宋氏累贈夫人父禮封承德郎刑部主事累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母李氏累封太淑人贈夫人公天性凝重機警有奇志永樂間補郡庠弟子員因陳言時務　文廟奇之特

命爲國子生公入國學友四方士志業益有造就歲

庚寅出使山東稽正儲積撥隱之弊能聲津津著聞
宣德初拜刑部主事尋遷員外郎操執堅確決獄明
敏甚爲尚書魏公所嘉重正統甲子陞山西按察副
使至則訪民隱清吏敝繩頑剔蠹不畏強禦俄奉命
行縣錄囚察其情可矜疑者悉平反之凡活五十餘
人條上邊務數十事多見施行在官未三載會四川
邊夷弗靖須才臣以制之僉謂公宜　上即日名拜
都察院僉都御史俾鎮松潘撫治苗夷公至嚴號令
信賞罰激勵士卒修築關隘城堡哨臺四百餘所以
固邊防平治餉道開鑿山泉以便利人且躬詰賊寨

獲擒首惡數十人歸之京師其餘款服者諭以禍福俾皆向化苗夷相戒曰公神人也吾屬愼毋犯焉自是斂跡業生屢以方物進獻邊境爲之晏然以功最陞左副都御史食二品祿兼賜銀幣甚厚景泰辛未代歸理院事番人耄稚泣送于道不忍舍廷見慰勞以羊酒未幾命提督遼東軍務許便宜處置有銀幣寶楮之賜比至調畫邊備甚悉軍中號令煥然一新初遼東鎭守中貴暨總戎者聞公且至畏憚不安語諸屬曰尓輩宜自愼毋觸寇公之鋒也及見行事寬和有禮衆乃悅服遼海妖賊李禰惠挾術誘民謀作

亂旬日間聚衆萬餘公聞之親率數百騎馳赴海州審察事宜遣都指揮周英授以方略俾擒之凡獲千餘人公詰問情實檻送元惡二十餘人至京師餘釋歸農左右咸曰此反賊也縱之不可公曰彼皆脅從殺之何辜不聽諸被釋者無不歡呼感悅北虜數犯邊公部分將士追剿擒斬七十餘人獲馬六百餘匹衆以為賀公愕曰此將士効力我何與焉聞者服其得體天順紀元　今上復辟陞公都御史公率勵臺屬振肅憲綱風采為之一變然蒞政以敏用法嚴而恕恒語其屬曰焦涸之地非雨露不濡寒沍之谷非

陽春不渙常於明愼中存矜惻之意可也每戒典獄
者潔獄具時食飲而頒衈之俾不庾死外臺以重獄
呈詳公必注意其間直枉辯疑克協衆心五年之間
凡活死囚三百餘人嘗賜金帶繡衣銀幣等物者屢
或名見便殿恒以姓呼之而不名當是時公盡心所
職頗爲勢要所忌有武臣曹欽者驕縱越法公率臺
屬勉正之見忌滋甚旣而欽反先令人執公公罵賊
不屈遂遇害實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也事聞 上
悼惜不已追贈少保謚莊愍命有司厚賻并給葬祭
公平居喜觀書史於古人行事歷歷能記尤熟先朝

與故廷議大政大事衆方致思公輒引故實一言以決之確乎不易然氣貌剛毅每謙抑自將人猶望而畏之不敢近雖年鈞官埒者亦避遜焉其以嚴見憚若此識敏才高人所不能言者已敢言之人所難爲者已易爲之以故歷官餘三十年所至克樹聲績卓然一代之大臣宜也年六十有九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公賓傳

李賓字廷用號敬菴由正統乙丑科進士授御史丁卯巡按浙江己巳八月　大駕北狩　景帝監國特命河南等處募兵庚午陞太僕寺卿癸酉冬陞右副都御史提督永平山海等處軍務兼理糧餉丁丑英廟復辟首名爲大理卿己卯丁內艱詔奪情視事庚辰丁外艱詔又特起之是年七月初五日吉祥講逆焚長安左門泉官驚散賓獨率子弟家人挺身奮擊賊平　上大喜本月十二日詔陞都察院左都御史甲申詔進階資政大夫及其二代是年南都大饑

江中盜起　憲宗詔陞南京兵部尚書賊平賜璽書
獎諭復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未幾上疏乞休不
允己丑滿考來朝　命留京掌都察院事首言荆襄
流民嘯聚恐爲深患請　命都御史原潔清理戶戶
設立鄖陽府縣又奉　命進太子少保丁酉復以衰
老懇辭歸　允時年方六十有二乙丑五月十六日
以病卒於正寢壽七十訃聞　上震悼輟朝七月初
九日　命禮部尚書周洪謨諭祭贈太子太保八月
十二日又遣順天府通判張壽諭祭命有司營葬事
仍命禮部左侍郎徐溥諭祭賜諡襄敏擢侍講商輅

行狀實爲人沉毅簡默每議國家事神閑氣定動中
事機凡一再臨邊兩讀廷試卷方錦衣衛指揮門達
有罪　上令多官雜訊達皆强詞抗辨至賓則曰惟
公宜訊我遂服畢且未老引年不殆不辱始終無毫
髮玷缺可稱一代偉人矣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英傳　實錄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英成化中總督兩廣軍務以恩威著名專事蓄積在鎮數年積金數萬計流移歸從賴以復業全活不可勝紀子孫有勸自陳年勞及軍功者則曰食報如是足矣歷官四十餘年清白之操如一日廣人思之與葉盛韓雍陳選並祠學宮子刑部郎中守孚請謚巳得旨後以病卒不果正德十三年御史范輅爲之申請追謚曰恭簡

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朱公英神道碑　劉珝

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朱公卒　上悼惜之遣
中使賜楮鏹萬緡追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命禮官
諭祭繕部營葬域惟朱氏自廣州節度使世爲名家
其後以難徙郴州至公凡幾世公少孤嗜學喜談易
資志曠遠以明經領鄉薦與族兄克寬同登正統乙
丑進士第授監察御史閩浙亂　上簡才御史十三
員分守州縣公得處州比之郡大軍尚駐金華公欲
徑趨處州守鎮危之遣人遮留不聽竟冒險抵其所
公乃取道慶元榜示賊衆既以禍福即時被虜老小
皆出附擒賊首周明松等若干人賊平召還京公條

處中民情五事皆報可外戚都督汪全侵民產中官暨增娛廣恃寵暴橫時林莊敏公爲給事中公諷莊敏擧乎交章劾奏汪以外戚免產即歸民而暨娛竟下獄景泰壬申秋名多官議易儲公偕莊敏力論不可既而泣下附時者顧忌之然終亦不能有加于公也冬以公叅議廣東布政司剛斷伏奸寬和綏良善凡有便於民輒舉行之中官採珠南海督責太甚時公掌司事甚憂之以爲兵乏民貧爲之奈何乃會巡撫葉文莊公奏名還民無擾一夕宿雷州分司夢有人謂曰汝心白色我爲汝易之忽取出果白色乃

黠以藥即赤色復置內如故而去於乎異哉甲戌斗峒賊首劉三仔等恃險屢作亂公厚撫諭之未幾擁衆復劫掠公督不顧身振揚士氣徑趨巢穴剪除無遺類捷聞賜彩段寶鏹凡若干公雖以有功獲賞然每遇幸亂邀功輩未嘗不反覆面折不少貸一時獲脫血刃者以手加額曰活我者朱公也天順辛巳潮賊羅寧等流劫郡縣屢敗官軍公檄諸路兵大會賊所即時剿滅之其生俘脅從者或欲以爲功公曰此良民也悉縱之是時軍中所獲被虜男婦數千人公別置一營以處婦女人莫敢犯各使寧家提開復有

彩段寶鏹之賜以功陞右叅政丁內艱起復改陝西
土夷滿四叛寇固原官軍往討之以公總饋餉賊平
陞福建右布政使尋遷左復改陝西甫載載陞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公拜命首陳安邊十事大
要欲練兵積穀興屯種柔諸番又陳處置邊夷十事
如徙居戎以消後患簡貢使以省邊儲類皆確論後
拔又陳八事如製衣裘以給墩軍之類　上皆嘉納
之以才能改兩廣總督軍務兼巡撫公於事無大小
一以持重爲務如昔叅議時而重輕加密一時喜功
生事者咸欲退而賊亦知化立山當大藤峽羣盜之

衡首惡猺獞李公主顥擄順公爲請於朝置永安州
以其子世吏目餘黨悉爲編民由是諸郡猺獞歸復
萆業者匯相繼數年間所增户四萬三千有奇口一
十有五萬他如韋謙誠潘萬蠻潘公添等皆乞降附
務浦滸獻間劇盜竟未服公以次芟除殄其渠魁餘
醜亦從治　上以優節勞獎陞右都御史仍加從一
品俸會交人欲侵老撾地立營於龍州外境議者謂
將內寇朝廷飭諸鎮設備且詢公方略公奏云安南
襄爾小國不過與老撾龍州爭隙地耳志豈敢深犯
我姑諭之彼當悔悟如不自量聲罪致討未晚也

上用公言交人果畏服修貢不絕既而公以衰老請
上不許以練達邊事軍民悅服褒之大司馬缺廷
臣首薦公　上以兩廣重地未可輕代當別舉久之
都察院長缺　上乃名公入肄加太子少保中外咸
稱愜乙巳元日星變公陳八事切中時宜　上皆允
行至是以疾不起時成化二十一年七月十二日也
距其生永樂丁酉得壽六十八子守孚乙丑進士任
刑部郎中次守順守謙次守蒙舉人公諱英字時傑
號滄菴更號誠菴又號任眞子有滄菴紀年誠菴奏
稿任眞子集若干卷藏于家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
太保謚恭簡戴公珊墓志銘　李東陽

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既寢疾遺囑其從子兵馬副指揮星曰不得以卹典累　朝廷已而禮部稽典制以聞　上再賜諭祭令有司治葬事給驛護歸其喪監察御史楊儀等數十人以公督學所造士合詞上請特贈太子太保謚恭簡蓋於禮加隆焉公諱珊字廷珍其先宋錢塘令士先自婺源徙浮梁祖諱嗣安以子昇貴贈陝西布政司右參議考諱啍嘉興府學教授皆以公貴累贈南京刑部尚書公以縣學生舉

天順壬午鄉貢甲申登進士第成化丙戌試四川道
監察御史服闋乃授職壬辰督學南畿凡考校必以
文藝占器識有請謁者孫不色拒而終一無所撓羣
士帖服至無後言戊戌遷陝西按察司副使仍事學
政政如南畿地加廣雖遐陬僻壤未嘗不到修古聖
賢祠廟或增秩祀典聞民間孝節事奏旌其門甲辰
擢浙江按察使令尚清肅丁未遷福建右布政使弘
治戊申轉左布政使勤教養通財賦情法兩當論治
體者必歸之己酉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
諸府豪右多窟流聚爲利公刻日令首罪民所闢田

多匿稅咯償所費而沒其餘嚴練兵伍自製爲營陣
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
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其脅從千餘人事
遂定時偉其功公不自伐也辛亥 召入爲刑部右
侍郎乙卯轉左嘗會勘荆府不法事皆得實時舉疑
獄訟 朝廷是公議卒行重典丙辰拜南京刑部尚
書讞獄尤謹庚申復 召爲左都御史公益自檢律
務持風紀雖書滌之細必極精嚴嘗與吏部考察京
朝官者一考天下述職者再 孝宗皇帝親鞫大獄
詣司寇慄公從容應對時有所關析 天威頓霽

上知公清愼每　廷宣面問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
優詔勉留命醫賜食問有慰諭若家人父子然者公
不覺感泣　上亦爲之動容章前後六上留益力公
遣其妻若子先歸以身待命乙丑　新天子嗣位公
不敢輒言去力疾視事疾再作竟不起距其生正統
丁巳壽六十有九

戴公珊傳　　雷禮

戴珊字廷珍江西饒州府浮梁縣人天順甲申進士
自幼嶄然有大志明性理之學務見於躬行成化二
年擢四川道監察御史廉愼公勤風紀截然八年秋

勅督南畿學校時士習頹靡多緣餙詩書以獵聲稱珝正身率之凡考校必以文 占器識有謁者避不色拒而終亦無所撓羣士帖服至無後言十四年陞陝西按察司副使仍專學政政如南畿又修古聖賢祠墓增秩祀典德教風行在陝久待諸士如家人父子諸士亦愛慕不忘稱誦至今久之陞浙江按察使秉公厳正務崇大體一時僚貳分巡各道者人異其見往往用巳意出入於法珝虚心比之多所平反其敭身無衆寡無大小俱中矩矱識者稱其端愨雅餙不負軒公覩云踰二年進福建右布政使轉左自

奉儉約無他嗜好退居惟焚香讀書而已於義利彰限尤嚴嶄不可渝故終任不持閫中一物弘治二年鄖陽撫治缺人太宰王端毅公恕素重其賢薦陞右副都御史撫治其地時鄖陽諸府豪右多窟流聚爲利乃刻日令首罪民所闢出多匿稅畧償所費而沒其餘嚴練兵伍自製爲營陣法蜀盜野王剛嘯聚不逞初起夔州新寧往來東鄉大寧大昌諸邑肆行刼掠守土者莫能禁遂入湖廣竹山竹谿又擄漢中金州平利西鄉諸郡縣凡五年守臣畏罪莫敢發聞請令四川湖陝三省調兵誅之　上下兵部議移檄三

省撫臣調兵進討瑚檄副使朱漢等分道並進賊聞
風奔潰乃約川湖兵深入賊巢麻柳壩所向克捷於
庚戌十一月誅其首惡縱其餘黨千餘人事遂定踰
年辛亥名爲刑部右侍郎與尚書何文肅公喬新彭
惠安公韶俱以學行負時望相與同心一德期敬獄
以長我 國家於奏當之成務洗冤抑凡正人受禍
者雖忤 旨不避若大奸宿猾盤據不可動者苟法
所難宥屢請弗已也一時稱爲得人久之轉左命勘
荊府不法事廷可其議九年遷南京刑部尚書留都
私人奸法能訊是非瑚慎三尺宣幽達滯皆犁然當

人心又雅重鎮定足爲士類典刑十三年召改左都御史掌院事益自檢律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極精嚴嘗與吏部考察京朝官者一考天下述職官者再　孝宗親鞫大獄諸司震悚珊從容應對時有所開析　天威頓霽　上知其清慎每廷奏宜面問至屢以疾求退必　優詔勉留命醫賜食十八年巳丑春召珊同兵部劉公大夏入各對畢　上命中使出白金二錠以　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户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

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後珊屢以老疾求退　孝宗不允一日私懇於大夏曰珊老病于幼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瞑目也公同年好友也受知于　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　上召大夏議事畢因問戴某近來何如劉言戴某有病累疏乞休出于實情伏望　皇上憐而允之　上曰彼教卿來奏乎劉曰戴某在告臣往視之彼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　陛下日爲彼申達下情耳　上曰卿去說與戴某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乎劉以　上語告珊泣曰

吾不得返家矣未幾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恭簡珊
德性和粹中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
不爲物撓而意嘗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一
意官守雖尊官高年猶削章牘辰入酉出寒暑不
變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身既沒人至今
道之不衰爲時名臣云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
少保謚簡肅張公敷華神道碑銘

李東陽

公姓張氏諱敷華字公實吉安安福人也譜傳爲唐始興公九齡之裔南唐光州刺史紹始遷安福代有族望曾祖諱尚修祖諱若金贈監察御史累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考諱洪正統乙丑進士爲監察御史預土木之難景泰初已死事恩䘏公爲國子生至
孝宗朝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右侍郎追賜葬祭再贈如祖官母戴氏封孺人累贈至夫人公少負氣節

七歲時里社有竹木之祟公指麾羣兒斬伐殆盡十歲遭父喪哀痛幾絕既受廕益勤問學天順壬午舉京闈甲申登進士第時在　憲宗朝簡入翰林爲庶吉士成化改元乙酉授兵部車駕主事累遷郎中多忤時貴或令邏者擿摭無所得乙未擢浙江布政司右叅議監溫處二府銀課景寧有礦盜聚至數千人鎮巡官議進兵公曰此可撫而定也乃刻日使自歸身往蒞之賊露刃以待及諦視曰果我張公也皆駢首聽命公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宥之遷右參政進右布政使屢斷疑獄均理徭役令邑里不足逈相繼

補民用少紓弘治改元戊申擢湖廣左布政使歲大饑給粟散粥藥病理死增價致賈遣使告糴大修學宮以傭直資餓者所活不可勝計辛亥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民攀留遮道至不得行道聞母喪癸丑服闋 命仍舊任歲復歉奏暫增解池鹽課以補王府歲祿會霖雨躬禱于神池獨不壞歲給大同邊餉多困折納公請太原以北可通車者運米民亦便之乙卯改撫陝西禁婚娶勿論財喪葬不得舉樂有狀僧據山爲逆羣議恂恂兵部尚書馬公曰張公實在必有處分比報至賊公已授計令父老生縛

之矣丙辰擢南京兵部右侍郎已未擢右都御史總
督漕運兼巡撫江北諸府首黜武臣部運尤無良者
權貴干請悉拒弗納近例漕司多假太倉官銀少免
息利公謂通負乃下剝上攘所致而官爲借貸大非
政體峻爲之禁高郵諸湖隄久且壞公爲深溝數道
以緩湖水寶應地多平陊公趣令築隄隄成而水至
辛酉改掌南院風紀一新乙丑遷南京刑部尚書尋
召爲左都御史掌內臺事公再俱疏辭優詔弗許
請嚴天下有司貪酷奔競之禁會讞重獄有寵臣坐
法或疑當末減公執不可卒從重議正德改元丙寅

有　旨令致仕公即日上道歸葺祠廟修譜乘卹婣
族病且革猶衣冠揖家廟退終于正寢公風采凝重
辨義利若白黑事有不可不曲為遷就進退得失未
嘗一動其心遺命所屬猶謂不以悖貨為子孫累葢
至死不亂也為文典實不浮有介軒集幷奏議六于
卷藏於家公生正統巳未卒於正德戊辰年七十訃
聞贈太子少保諡簡肅遣官諭祭命有司治葬事
初公為庶吉士李文達彭文憲二公欲留官翰林公
與劉東山時雍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為名臣
及公入內臺值逆瑾竊柄旋致廢棄　廷諭之辭忽

從中降公名乃在尚書之列暨于身後贈官賜謚䘏典隆厚一無少憾於是天下曉然知曩昔之事非聖明本意而公論之終不可揜也

張簡肅公傳　羅洪先

國家當盛治之時必有維持培植之人生乎其間其博厚純實剛介平恕若出於天性而不可已未嘗有矯戾駭飾纖靡媕婀之態入於見聞是以朝廷刑賞倘當公議清明天下趣向咸歸一時君子恃之得以無恐譬之少壯之年元氣充滿起居以時嗜好有節自足以凝精而握固不待服食導引之外助嗚呼此

其所係如何哉某數歲有知聞先大夫與客談皆弘
治時事且謂當時六卿大臣江右有安成張公浮梁
戴公二公行事酷類古人至若剛嚴難犯張公又其
最也我　朝政在內閣士之始進以翰林爲極選而
競進者率覬計恐後公與華容劉公堅避不往且曰
願就部曹習聞民事爲國家建勳業甚幸汲汲徒者
文字竊所恥也於是自兵部郎中出爲浙湖南藩[illegible]
副都御史巡撫山陝進尚書都御史掌院事歷仕凡
閱十年所在咸有樹立搢紳之間倚以爲重其後閹
瑾用事憚公執瀍相尼一日假內降促令致仕公去

而紀綱廢矣悲夫公致仕時璉遣人道偵之禁假官舟且不得與有司見公乘敝艇至徐州洪觸石敗漏適先大夫以工部治洪夜且半聞扣署聲問之知爲公也於是寄往慰勞時寒甚衣盡濡乃解裳治具相授觴且鳴易所乘便舟以行明發公慨然曰吾受先帝厚恩恨莫能報顧君復生吾有孫當以今夕事語之必且遂吾志也先大父潸泣而別後洪先既長見公孫御史鰲山詢其所聞於公良然御史者即公所指之孫也御史嘗爲余言公初爲郎中奉使畿內夜遇盜劫其囊得俸銀七兩慚悔而去一日居人告

衍隸易公銀同官詰之曰焉知非張衍銀乎屠叩首曰張衍惟有俸銀以是知之是時爲浙右轄尊貴家口衆矣日料肉止一斤公子共以歲久來省體魁碩食兼數人公笑曰吾固慮汝不飽也尋遺歸楚中任滿庫羨金二萬餘公盡籍錄之副在諸司歸見路夫人戲曰汝常笑吾貧今羨二萬不巳富乎自夫人待公至是始聞戲言則爲應曰得子孫無饑寒常如今日足矣於是相顧一笑公不獨在官無所私也即以小物餽遺亦必有義路夫人卒有以帨奠者公返其人御史從旁問故公曰帨以爲奠知我廉然不知帨

非貨物也我故返之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誠夫人之言與其處于者益可信矣此至隱細者也當陜西用兵郎有俘獲止以地方事入奏不爲張大語故事兵部多率外功冒恩賞銜公所爲妨已數譖詰之竟不少變及督漕運入京諸閹用事者聞公名欲與結納因李西涯載浮梁傳新論三公通姓名復以名香爲壽冀得往謝公固辭曰三公以公會故得朝夕共則不敢三公强之公不得已各報以幣使者纔入内城急追還曰幾誤矣吾平生無肉交忍一旦自敗乎其後劉入公爲公　上曰朕非不知張敷華但

忒難爲人耳公之處已若此然遇人無問善惡休戚
相通不爲崖厲山西鎮守閹人劉瑯以公不便己入
賄其黨發之陝西及代者至相視無禮悔思至于泣
下掌院當考察京朝官三山林公爲吏部欲清汰鄙
簿以厚風俗公於中獨多保全有坐帷頌謗者咸欲
黜之公曰彼不幸而有遭非其罪也曷論之使自勵
嘗曰寧失不明無爲不仁林公亦莫能奪瑾之客羅
紳也多詞倉君庾之虧以爲奸贓公坐廷中耗糧三百
石禍且不測翰林武公康公與高陵呂公皆公賞識
士也康恃瑾鄉里故以弄語調瑾曰公陝人也陝人

愛張其如父毋忍相溥耶瑾意始解其後呂與御史云然呂素鳴康之寃言之將以楊康也然公忠厚之報於是乃見夫喜功者易於矜而持正者近於刻公捐辭美秩視若贅癰觕念一時意氣激發若可矯強至於功名之際不事表暴與人款款而自操之潔凜於冰霜非博厚純實剛介平恕迭用而不悖者烏足以語此古人有言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近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公不其庶幾乎宜其遭遇　聖明先資畢效以身壯國遠擯斥而不悔也蓋嘗因先大夫所論推之當

弘治時朝廷之上未嘗無小人也雖其憚於公議限於刑賞欲亂君子之所爲而不可得亦以君子者以其道相勝是以得久於位稍行其言以遂其維持培植之力若公者是也彼徇俗以就功名之會委曲以拯時之艱斯人也吾莫得而詰矣惟任已者悻悻以自是皦皦以自異其始未嘗不藉口於公輩也然儆寒之慮或奪於妻孥利害之機或間於朋友責直則訐陰細而忘大體好剛則觸凶雪而啓釁端理不制欲之流誠不勝私之積内乏堅凝外無孚感卒之不免於矯戾眩飾纖靡悇薄之歸而小人相乘翻爲𨽻

戕國家元氣因以摧傷若是者覩公何如哉使其有以自勝即不幸擯斥矣其於世豈竟無所補哉此余所以語公行事語若須而不厭也御史所述皆志銘行狀所未載且憶先大夫遺言不敢忘忽竊緣世誼別爲列傳抑亦備史闕文與或風於君子云爾

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東田馬公中錫墓志銘　靳貴

嗚呼此東田馬公之墓也公諱中錫字天祿號東田先世大都人曾祖歸義驛丞州始居故城祖顯父處州知府偉以公貴俱贈右副都御史公幼穎敏不凡處州公先爲唐府長史以直諫忤王械送京師公時童稚已能隨母走訴于朝得白成化甲午舉鄉闈薦第一乙未登進士丙申拜刑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兩械杖于朝不爲變汪中貴勢張甚人莫敢犯公力陳其不法十餘事汪怒欲中傷之滿三考竟無一隙可

乘升雲南按察司僉事以憂不赴服闋復除陝西僉
事督糧延綏革歲例公一錢不受弘治己酉以監陝
西鄉試爲吏部尚書三原王公所奇改本司提學歷
國使壬子召爲大理寺右少卿時南京內守備蔣某
擅興大獄朝廷兩遣官廉問弗能決公請行盡得其
情乃抵之於法乙卯升左少卿丙辰歷右副都御史
巡撫宣府首革門下工之諸匠奏罷將官之奸橫者
三人不使播毒於下府官隸故爲勢家擅奪者悉禁
革之又疏諸人關者率詣巡撫給符驗如後府式邊
將肅清而婁斐之言與矣己未引疾謝事家居七年

足不及公府築西菴以自適若將終身而薦者不已自給事中張文御史費鎧知府施槃前後至十三疏吏部亦以爲言乙丑冬　今上命巡撫遼東公以邊軍屯田多爲勢家占種而仍代納子粒廼疏其弊力請還之寔鎮守招商市馬漁民利公一裁以法論其黨尤用事者一人戍廣東遼人大悅丙寅陞兵部右侍郎轉左逆瑾腹心有冒功請官者公弗可瑾憾遂矯詔改南京工部左侍郎尋勒致仕瑾怒未釋廼以遼儲損耗追罪巡撫爲名即公家械送遼東獄遼人稚德公願貸償者盈路公曰如此將益吾罪固謝之

盡賣田廬貸親知以償久之撫為民庚午瑾誅　上
復起公巡撫大同革弊任怨如在宣府遼東二鎮名
益重明年山東劇賊劉七兄弟暨齊彥明楊虎等起
跳梁近甸兩河間猖獗甚師征久無功廷議咸謂非
公不能滅賊廼以惠安伯張偉為總兵升公右都御
史督軍務公兼程至首敗賊于彰德又敗之于河間
泊頭升左都御史巳賊勢轉熾公遣參將宋振拔棗
強振逗遛弗前賊屠棗強縣知縣以下死者七千人
公乃單車入賊壘諭以福禍欲不事兵革招狹之賊
懽聽且為感泣公遂以賊願聽招撫奏聞俄而賊焚

刼如故言者劾公為賊慁誑以重民禍廼并偉俱徵下詔獄繫凡八越月感疾卒實壬申五月二日也年六十七公性孝友事繼母能得其歡撫諸孤姪有恩居官剛介不受私謁其子當廕或請援例陳乞公曰乞字豈宜出吾口竟弗乞慷慨尚義揮金如土苴博學工詩豪於文語多奇麗可傳尤長四六所著有甘陵志族譜箋經寓言宦跡所至各有稾

十一年巡按御史盧雍追訟其寃謂賊寔聽招而僉事許承芳忌之寄請益兵以疑其心後雖更受中錫約束方至軍門而徵入之命下矣朝廷是其言賜祭

一壇中錫歷官俱有可覩而忤璫得罪尤爲時所重
招降之謬未必盡如言官所論而劉七葦横行猖獗
其勢非可招者或不免於怯云實録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工部尚書王公鼎神道碑銘

楊廷和

公諱鼎字器之姓王氏其先定遠人高大父諱寶曾大父諱良皆以武功得官至大父諱智改業儒父諱佐舉鄉試歷教桐廬鄒平學者稱爲三留先生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母傅母高俱贈淑人公少慧甫能言教以詩應口成誦年十二能屬文超悟出同學諸生上有司欲以奇童薦三留止之成化十三年舉于鄉十七年第進士補上饒令三留懼其年少多易時寓書訓飭之奉以從事明斷

有聲中貴人取水晶淩擽郡縣獨於饒稍戢陰戒其下毋觸尹損威内艱攺樂陵歲饑盗起民多流徙旋孺饑無養疾無藥齒骼暴露草野無爲瘞公悉爲之所又舉救荒顧役之法以收集其壯者給牛具種子歸業業而農者四百餘户于時宫猶督過索逋負公與期約田之入半以輸公半以活其家或謂籠鳥釋則颺矣公曰渠食不續必死負如故公則奚利焉吾且生之彼將孚惠我德果輸如期徭役定九等户爲差部使者下其法于諸道又以餘力修孔子廟及學舍并攝旁縣事之不治者考最擢監察御史大臣有

冒功奪爵復謀起用者公會臺諫劾之事幾親藩誣
詆守臣復會論之出按蘇常諸郡尋別夙蠧奸民挾
援移獄跡甚祕公半言而決丹徒瀕大江風濤怒齧
田去而洲生公以蘆之利歸田主糧以無負代還鵝
御史臺章奏與修問刑條例陞光祿寺少卿外艱改
大理左丞進右少卿右轉左奉　勅勘處魏國常州
庄田會峯小以民田附獻爲皇莊及江陰卞陳二大
姓爭田皆以屬公按問奏復稱旨進俸一等尋忤逆
瑾意謫保昌知縣歷寶慶同知河南按察僉事入爲
順天府尹時瑾焰尤熾公善晦緩禍而事多救止瑾

詠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掌院事尋進右都御史侍
經筵與讀進士卷當雄峻之地而居之若不勝時
有隱憂疾遂起五疏乞休　上溫旨慰留之再疏
念其勤懇乃允賜勅以歸遂次與傳仍給月米二石
輿隸歲四名陛辭又　賜玉帶一皆異數也公在林
下凡七年厭拘儒局挾袟去藩籬與人相接良戚陳
戚無不得其歡心時鄉有五林先生泉山司馬成齋
司徒竹田司空敬齋太僕南洲都憲皆以宿德結耆
英之會公齒猶未及泉山用溫國故事請入衣冠盛
事闕末前有也公天性孝友將塟母念閩地多水蟻

恐恐然有體魄之慮日夕抱棺慟哭時若乞靈于幽
一夜㝱高淑人語曰塟我祖山壞垣之下果得吉壤
及塟有水鸐遶樹之異在光祿時謁請告省三留侍
養者數月三留卒又得致其自盡之情人以爲誠孝
所感待諸弟有恩而教之甚嚴詩文不事雕刻情麗
可觀所著有兩臺諫草延吳錄新齋雜稿凡若干卷
新齋其別號也

都察院右都御史太子太保謚莊襄俞公諫墓

誌銘　　　　喬　宇

嘉靖壬午　聖天子御極勵精求治思用耆舊於是臺臣以致仕右都御史俞公薦遂起于家使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癸未秋召入掌院事兼侍經筵助耕藉田甲申五月二十一日以疾卒訃聞　天子震悼遣官諭祭及營塋事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贈太子太保謚莊襄然在朝士大夫以公之賢不究于用尤歎惜焉公浙之桐廬人也自幼穎異讀書過目輒成誦十年遊遜菴楊公之門亟許之嘗入太湖山讀

書不足至城市者三年淹貫經史學者翕然稱之弘治庚戌登進士觀政工曹奉命修江西王墳諸餽無所入及授長清令值旱饑公至輒跣足走禱且賑濟其不能存者每歲春給牛種勸之耕公暇則會諸生講析經義懇懇不倦部使者屢上其治狀戊午赴名民立石塑像以祠隨拜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同僚有匿親喪者公劾罷其官辛酉奉勅清西蜀戎籍廉明不苛積弊盡革其後御史因其法不敢變至爲師善碑以紀之乙丑擢河南按察司僉事雪花崖賊呂梅等作亂公率兵破之擒梅以還俘其黨數千人是

冬丁毋夫人憂正德三年服闋復除山西按察司僉事逆瑾方擅威福間出内批遣寺丞往邊境諸郡取兵爲它用公慮其意不可測往白廵撫大臣寢其事瑾大怒方欲中公以法不果已已擢江西布政司參議袁州有富民搆訟累年不能决公閱案良久曰吾得之矣即坐其爲首者一人于獄訟遂息既而大帽山賊鍾任高作亂公復率兵討平之民感其德爲立碑焉功既上擢廣東按察司副使中道召爲大理寺右少卿已而轉左是歲江南治水乏人朝廷以爲憂公卿僉薦公才可任遂以公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總水利于蘇杭公作歌諭民築圩塘以打水民享其
利衆議方急開白茅港公謂港近海沙隨潮下上徒
勞民力耳上疏罷其役未幾山東賊劉七等來江上
爲患擢公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專理操江
賊竟就擒癸酉江西有司奏桃源賊王浩八率五洞
蠻兵刼掠州郡勢甚猖獗　上勅公往督軍務公選
將進籌靡間晝夜征凡九皆大捷遂蕩平其巢穴以
功進右都御史賞賚白金表裏詔公復巡撫其地建
昌賊曰徐九齡者爲患尤劇積三十年官軍不能討
公復命師盡擒以選　上大喜手詔褒奬加俸一級

時宸濠方蓄異志以得　上賜欲撫臣以下朝服賀
公不可又去其左右爲惡者濠恐公甚屢欲殺公幸
得免公以疾乞休乃内賄閹權以奪其官旣歸杜門
不出者六年又名起督漕運兼巡撫清寃獄黜貪吏
所至肅然漕政壞公思減推挽之費疏請三分而所
其一上下稱便寶應湖水蕩嚙堤岸公命值茭蒲其
側蜿蜒如龍然水患以平今所謂靑龍港者是也會
歲凶又發粟賑濟全活者衆河南賊王堂等往來寇
淮西諸縣公下車未浹月即平其亂有司誣良民爲
盜者公審釋之皆感泣而去入治院事守法詳刑明

察嚴厲諸御史咸敬服公性孝友嘗宿他所忽心動比明有訃傳其父郎陽公沒公號慟即走數千里外至九江舟適相值郎陽公尚臥病舟中父子相見悲喜交集及卒扶柩歸葬復廬墓側哀毀幾不能生居母喪亦如之公居官受勑凡二十八道有衣服飛魚之賜年七十病卒時諄諄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卜塟于孝泉鄉黄泥凸之麓

都察院左都御史西軒陳公金神道碑

蔣　冕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西軒先生陳公正德辛巳致仕嘉靖戊子歲九月卒于武昌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三訃聞上輟視朝一日賜諭祭者九府若縣治其葬事公諱金字汝礪西軒其别號也世居德安之應城自公之考始僑寓武昌而返葬於應城蓋三世矣曾大父諱居敬不仕縣學教諭大父諱坦藥州知府生四子其季諱琳景泰甲戌進士南京監察御史廣東按察司僉事致仕自教

諭而下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妣皆贈一品夫人公以縣學生舉成化戊子鄉貢壬辰登進士第授徽之婺源知縣鋤强鋤梗不少假貸邑有豪猾素持官府短長者望風遠遁終公之任不敢歸每歲徵派及軍需各項物料出納若干所餘若干一一榜示通衢民皆灼知其數他日復有徵派但取前所餘者給之不復再索於民戊戌擢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去之日民為建遺愛碑巡視長江盜賊屏跡尋巡察都城內外街衢檢奸僧之有妻孥者正之以法權要不能曲庇人皆快之

滿三年以僉事府君憂去任服闋北上適弘治改元補江西道出按浙江監試事綜理周而防範密還京推掌三法司事凡章奏非經公畫可者不以上聞辛亥二月擢山西按察司副使時張簡肅公以都御史巡撫其地奏乞暫增解池鹽課以補宗藩歲祿屬公督之時河東歲荒饑民逃徙者甚衆公發粟賑之逃徙者皆來歸不半月鹽課告完歲祿始得不乏丙辰遷貴州按察使公至俯順夷情凡以事來訴者必爲之剖斷曲直雖訴者踵接未始辭勞未半歲調雲南按察使送者遮道輿馬至不能行公揮之以扇久者

甚欲留之旣得肅指向分持而泣久之始散蒞任未數月述職于朝戊午擢雲南左布政使督兵平竹子箐叛夷陞正二品俸庚申十二月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雲南孟養爲邊患數十年公遣人省諭卽憣然改悔歸侵地十三處遣酋首獻土物于京奉命合貴州兵共剿夷賊米魯福祐賊皆授首餘黨悉平又陞俸一級滇池水溢淤沒官民田公築堤障水疏濬有法田沒而復出者數千頃淸屯田馬政及歲造貨器累年積獘搜剔無遺一考滿以母老奏乞終養不許甲子陞南京戶部右侍郎正德丙寅冬進右部

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旣抵任凡二廣利害與
革殆盡而於邊防夷患尤悉心計處馬平簿大肆猖
獗親統十三萬衆直抵賊巢平之陞左都御史遂遣
官省諭古田賊其酋願悉歸侵疆輸王賦如他州縣
又省諭斷藤峽賊亦願通江路不阻遏往來朝議嘉
之賜名永通峽公又命偏裨統兵蒞羅傍積年惡獠
皆率衆歸款各處據險肆惡者聞之悉畏威怵惕不
復敢喘息巳巳春陞南京户部尚書七閱月而郭夫
人訃至數日奉命改左都御史掌院事令乘傳赴京
而公巳解官奔喪歸矣賜祭仍遣官治葬事江西盜

起兇䟶日熾辛未四月詔起公于家總制江西等七處軍務公迫於　上命即日畢喪就道至則督兵剿賊尋以本地兵寡乃調兩廣土兵搗賊巢穴壬申二月剿撫州之東鄉五月進剿南昌之姚源七月又進剿瑞州之華林山俘斬多至二萬餘衆還掠千餘人三郡皆建祠肖像事公加太子少保廕一子爲錦衣衛世襲百戶公又以大帽山等處賊寇連年不靖督閩廣南贛兵攻之皆大有俘馘其年冬公疏乞終喪

上以公孝情懇切特允所請詩廕從子善恭爲國子生乙亥吏部會廷議兩廣總督巡撫難其人推

公仍舊任加太子太保公懇疏辭免不允丙子三月
公再蒞梧即遣長子善道原官錦衣衛署百戶至是
兵部以公前日蔭子恩奏加善道錦衣右所見任正
千戶制可蓋異數也公以兩廣公用全資鹽利而鹽
利之徵不取之於皂惟取之於商乃一一查復舊規
至今行之官商兩便又以廣東鹽利外惟鐵稅爲大
往時利多不歸公府乃集羣議立廠佛山堡徵收而
公用始有所資南雄府之保昌縣舊有虛糧七十餘
石每年責令見戶賠納公以本府太平橋所抽稅銀
歲不下萬餘兩多入私門乃以稅銀四之一代納又

以潮州府所轄諸縣户户米及失總米共五千二百餘石均派無干之民者亦於本府廣濟橋鹽利内如數代納又令全州官田米八千餘石本色折銀中半徵之如制而無徵絶户米通令折銀由是各郡民始獲少甦又以海賊肆爲邊患督官兵窮中至外洋焚其僭用龍衣等物前後斬首招撫及殺傷墮水死者二千三百餘人又以府江賊勢流毒不已督率副總兵等官分道進剿俘斬首從賊徒甚衆丁丑正月加少保仍兼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廕一子爲錦衣世襲百戶且獎勵公勤其回京荅自撫平孟養至是凡降

勅奬勵者入前後賜曰金一百三十兩文綺十又四
各有副又特賜金織衣三襲大紅蟒龍衣三襲玉帶
一圍蓋 上以公久勞邊徼累著勳庸故惓惓不忘
如此初公再蒞任是事體法度視前日大異心欲修
復同事議多不合雖督兵禦寇日不暇給不容不以
老病辭而 上之眷倚日益隆重其批荅之語謂公
長才宿望威愛素著前後總督軍務深得兩廣民心
累建勳庸人咸倚賴正宜盡心討賊以副委任豈可
累疏引疾求退至是恩命加隆公益感激無已雖奉
命就道而深以府江賊患爲慮奏欲移平樂守備官

於胳平增撥民快弓兵哨守巡邏而於沿江之地凡山勢險峻賊難踰越處所則無事隄防其餘但有徑路可通賊行者或堆砌亂石以塡塞之或斫取大木以阻遏之至稍平去處則開掘深阱斷其往來仍調柳州慶遠田州三府壯勇士兵三四千名分耕沿江荒田官司各以牛具種子給之仍給以行糧暫於梧州庫所貯官銀或倉糧查給待荒田成熟罷給五七年後量輸租稅仍于其中擇其素有謀勇衆推服者立爲總小甲以管束之又數年後事體既定或設長官司或設巡檢司令其分番往來哨守巡邏而民快

弓兵始一切不用兵部議上詔以公久督戎務熟知
軍民利病令鎮巡官一一如所擬施行務及時整理
以為久遠之圖識者謂公言鑿鑿可行 上意又銳
欲行之惜無有能奉行之者至今邊垠猶以為恨公
感 上知遇歸自蒼梧不復敢以病辭丁丑九月自
武昌北上十月至許州數日又臥病武安運疏乞歸
不得命而病是日增乃自武安逕歸就醫治疾具疏
以聞既而連得 溫旨有云朕念卿久勞於外茲特
勅取回京吏部其即遣人促之北來以副委任又云
卿累朝耆舊德望老成已令吏部促之回京宜勉承

朕意不必固辭又云卿才望老成朝廷方切倚任還
令鎮巡三司等官促來供職今後不必再辭公捧詔
感泣曰　上之眷我至矣今雖老病敢不誓以死圖
報萬一哉特　武廟南狩公夙憂危已卯十月遂星
馳至京庚辰六月手勑吏部命公掌都察院事公辭
不許又奏乞休退不允先是公在兩廣時以郴桂桒
昌盜起督廣東鎮巡官合兵攻之至是廣東巡按御
史奏捷于朝有旨廕公子一人於原受廕職事上加
陞一級兵部議以公次子善良爲錦衣副千戶如詔
旨又以公長子進善軍功陞錦衣指揮僉事公皆不

能辭也辛巳四月　今上御極公進章請老五月始得俞旨令乘傳以歸善道亦得請還家侍養於是公之年七十有五矣家居未幾以上尊號恩有司給米二石歲夫二人嘉靖戊子九月又以上徽號恩有司具綵段羊酒問勞衆方期公壽祉益綿不意甫數日遽以疾不起矣嗚呼悲夫公長身偉貌嚴重剛果望之有毅然不可犯之色筮仕之初即慨然以功業自期明究法律練達政體於本朝前輩可爲模範者恒舉以自厲與人論事亹亹不竭聽者忘倦事無大小所見既定自信不疑剸繁處劇從容酬應訟課塡委

剖決如流凡判斷公移書於紙尾者雖出於尋常應荅亦靡不周悉詳盡僚屬見者皆錄之以爲法一時敏達者咸以公爲稱首剔歷中外五十餘年每莅一官必恪勤其職不少自逸至以文臣兼武事馳驅戎馬間所在皆茂著勳烈而在廣之東西其功尤偉晚年總憲內臺曾未數月遽求休退故雖位極三孤壽踰八袠知公者猶以勳業未究爲惜所幸聖明在御體貌大臣每全終始故公雖里居累膺恩賚及屬纊後賁終之典尤備生死榮哀其亦可以無憾矣

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公璟傳

王璟字廷采沂州人舉成化壬辰進士除登封知縣六期以清節聞擢南道御史凡所論列悉關大體讞獄不泥成案率多平反以起復改北按視山海等關保定諸郡旌別臧否罷行利弊累至光祿寺卿轉右僉都御史總理兩淮鹽法通變革姧私販屏跡浙東大饑被命賑濟條上經畫要宜十事奏省杭湖軍糧三十餘萬石所活四十萬人改巡撫保定疏陳地方事宜并乞罷皇莊名目以蘇民困　孝廟嘉納之時中官奉　命勘寧晉新河諸縣土田吏稍侵侮遂奏

遣官校捕捉鄉民二百餘家遠近驚擾璟備疏其害
請宜斥罷諸璫田土盡歸小民人皆壯之正德丙寅
入理院事逆瑾矯　詔罷公官辛未瑾誅薦起巡撫
山西時巨盜流切河東為甚璟至閱視通賊處所設
險防禦製火鎗火箭等器攻守具備斬獲頗多山西
地瘠民貧復經兵燹凡各郡歲派物料及戰馬四千
餘璟疏請改徵以甦困獘已名為左都御史掌院
事獨持風裁朝廷倚重嘉靖初進太子太保乞歸因
給廩米輿皂仍敕有司歲時存問肯饋與也卒賜祭
營葬如法今祀學宮

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綸墓志銘

費宏

公諱綸字大經別號敬軒姓張氏其先鄱陽人也在宋高宗時有爲寧國路總管者因家宣城於是爲宣城人曾祖諱原甫鄉人稱留福處士以仲子皡貴封武畧將軍宣峪衛副千戶祖諱皡爲湖廣右叅政父諱輔號逸菴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妣俱贈夫人公少敏知學成化癸卯領順天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初知鹽山卽明習吏事首除民害數人取貴戚所侵田歸之業主設義倉以備歲凶撫按

官交章薦之弘治辛亥以風憲名且行民遮送恨不能留壬子授浙江道監察御史監蘆溝税巡內庫巡光祿寺皆以嚴辦聞甲寅巡居庸諸關邊備必飭武臣有縱恣者繩以法風采凜然尋以內艱歸丁巳終喪改雲南道按真定諸郡贓吏望風斂戢任縣令以非法殺人罪未正鞫實坐之富民被盜誣讐家假棟獄成公察其冤脫論死者十三人於桎梏他平反又百十餘人平鄉令欲增淤田之税且百頃公曰河濱淤決不常可遺民他日患邪事遂寢會清寧宮災陳時弊十事多見采納壬戌以久次陞光祿寺少卿時

藏用不足公疏浮費所當節者數事尚膳中官索上
供踰額詆侮僚屬又疏請司禮監懲之嘗助獻內增
上顧問近臣是非張御史邪蓋　孝廟臨御既久
方嚮咨俊乂以公屢嘗建白故屬意焉劉瑾舊嘗識
公正德初擅政恨公疎已欲中以禍賴李文正公力
救始免尋擢通政司右通政戊辰又擢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瑾焰日熾縉紳多罹危禍御史有荷校於通
衢者公亟偕僚長救之未幾擢大理卿奏獻輒忤瑾
意時時與辯逢瑾怒不為少動致仕都御史張珍家
為仇所訐三子論斬坐沒入江南民吳某沿俗競渡

傎事者誣以爲私造龍舟亦坐没入皆賴公力辯得
未減與襄二府訟田不决者二十年矣公往處帖然
歸奏稱旨有牽醪寶楮之賜歲辛未中貴錄囚欲𣏌
豪右殺人者罪公不可擬竟如初高陽民王冢爲奸
僧所罔刺背肉爲龍形捕獲者欲坐叛侈功公謂法
止梟首用是不合調工部右侍郎癸酉改刑部侍郎
尋轉左時偵卒多羅織無罪公言於僚長務挾實毋
致枉人乙亥往覈代府博野王兄弟互訐事會晉府
慶成王獄久不决亦以命公公訊鞫詳明奏當皆罹
于法因疏處宗室選婚及祿米折銀二事偵卒獲入

京虜諜連引且至百人會鞫欲盡坐之公曰諜若是其多耶止罪其二餘盡釋丁丑以九年滿陞都察院右都御史方奉命南行還歷淮泗目擊水災慮民窮盜且起乃以給賑蠲徵諸事宜上請所司皆議行之山東民趙萬輿假妖言惑衆取美女以后稱有二儒生從之爲漁獵計也偵事者獲之將以叛論公辯其非叛得不族葢公留意法律善察奸僞而斷獄平恕未嘗過求故自任臺憲以至持天下之平於死囚多所開釋庶幾於民自不寃及　今上登極方窮治正待閒惡黨繫臺獄者數十人公乃數其罪狀以爲當

誅而不可赦其嚴於懲惡又如此然連及巨瑺疏入月餘不報公疑焉焦勞感疾乃懇乞退休疏入上始得俞旨有月廩歲隸以寵其歸歸踰年忽搆疾而逝蓋嘉靖癸未四月某日也訃聞 上惻然賜祭塟如制公行甚篤自逸菴歿後家益落授徒內供母養高祖塋栢山久失守倍價贖之從兄剛老而無子以田贍之終身從子鑑少孤以故畀之其夫婦繼沒塟皆公治且爲撫其諸孤各有室家又嘗修譜系置墓田爲收族計甚悉治家嚴肅嘗語諸子當以謙持盈因書柳氏家訓以警之性慈仁行道見骼必瘞雖螻

蟻弗忍殘與人交不以存亡異情自筮仕以來所居官必盡職求稱其在言路持論必存大體恥掇拾長短以自為名李文正公嘗謂公苦自樹立與世之徇勢浮沉無所顧惜者不類平生所著有出巡錄寃亭奏議棘臺駁稿三使錄晚效文正公為詩渾厚清婉有敬亭稿若干卷藏于家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桂巖邊公憲神道碑　費宏

嘉靖甲申夏南京刑部尚書邊公用薦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公趨命北上入舟而病未幾過家遂以訃聞詔有司諭祭營葬皆如制公諱憲字汝成別號桂巖世家河間之任丘曾祖諱復初以從　太宗文皇帝靖難授百戶祖諱永以正統乙丑進士歷戶部郎中後俱以子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父諱鏞累官至南京刑部右侍郎母徐氏封太淑人公之生侍郎公有異夢甫十歲能爲韻語書過目輒成誦既長學於

少傅遂菴楊公以遠大期之成化癸卯舉于鄉明年
登進士授青州府推官時甫弱冠人皆以易公公
發奸擿獄如老吏郡中無不畏服者青濱海海溢壞
民田廬將及城公率衆築隄障之城中人恃以無恐
值歲饑議賑撫按以其事檄公公計戶給食處之有
法所全活者甚衆又屬公均六府之役其輕重盈縮
一視貲之高下里書奸莫能售民皆便之弘治癸丑
擢湖廣道監察御史奉命按山西復按宣大所在甄
別賢否裁抑貴勢風采凜然陳邊務數事皆爲　上
所嘉納又奉命至遼東覈實邊儲諸宿蠹剔抉殆盡

兵出宜大受紀功之命人不敢請寄冒賞爲尤難比
還陞淮安知府以父憂歸服除改鳳陽不兩歲積储
賑之米至萬餘石正德丁卯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時
逆瑾竊政欲士夫阿己往往假他事羅織爲罪而罰
米以困之公所罰二千餘石然竟不肯少挫庚午陞
按察使尋陞布政司右布政辛未陞都察院右都御
史巡撫山東畿甸賊流入内界公遣官分禦多所斬
獲嘗蒙褒救奬勵且有金帛之賜明年賊勢益熾至命
近臣統諸將以邊兵剿之師久無功言者請罪一二
重臣以示警公與保定巡撫蕭公翀俱就逮繫獄旬

歲賊平始得釋以舊職謝病家居公處之恬然未嘗
有怨甲戌起復公巡撫寧夏至則築垣塹畜芻糧凡
邊備罔有不飭嘗禦虜花馬池斬馘若干虜遭挫衂
而遁又禦之紅兒山五日七捷事聞獎賚有加丁丑
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己卯改戶部右侍郎以母憂歸
服除以舊官總督太倉疏漕運數事未幾轉左莅部
事乃南選等復有中臺之擢其卒距生天順甲申春
秋六十有一 公資稟篤實容貌簡重孝友爲鄉邦所
稱有時鮮必薦然後入口徐淑人既老失明公左右
扶掖未嘗少離兄弟七人家居時日聚食遇親友恩

體幽至日未嘗及人過失有犯亦不與較居官清慎
嚴取與夙夜奉公蕃邊爲河間望族相傳漢有司馬
者其大家至今猶存入國朝則戸部登甲科爲郎吏
號稱長者而位不備德故其子孫多彬彬以文學起
家而公遂至九卿之長以功名終可謂盛矣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謚莊靖宋公景神道碑　嚴嵩

嘉靖丙午冬　上名南京兵部尚書宋公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公以疾辭不允時當天下諸司述職聚闕下臺丞實與銓部同職考察公至則力疾稽瀆許隲臧否手披心計殫日夕由是疾增劇乃丁未正月之八日卒于京師里第　上聞震悼命有司諭祭營葬如例而贈公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賜謚莊靖葢異數云於是公子鄉進士介慶謁嵩於公同鄉又同弘治乙丑進士請書神道之碑憶與公賜第後仕宦中外

吾四十三載當時同輩存者無幾而公又不可作矣
烏能已於情邪謹按公諱景字以賢世家南昌奉新
曾祖惟寧祖鎰有厚德施於鄉考廸嘉妣涂氏以公貴
累贈其祖與考皆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妣皆夫
人公少孤奮于學弱冠爲諸生試每居首器體凝重
識者占爲公輔之器弘治辛酉舉江西鄉薦再會試
擢上第授河南睢州知州治行卓聞改河南道監察
御史是時逆瑾竊柄公慨然引疾去家居十四年足
不及城市若將終焉而物望鬱起提學田公汝耔廵
撫盛公應期先後疏薦起爲浙江按察僉事未踰年

聞母病卽棄官歸太夫人卒哀痛勺水不入口者五
日服除陞山西副使會汾州介休饑民相聚爲盜殺
地方官勢張甚撫按檄公往征之督率行伍躬冒矢
石擒獲其渠魁釋降附宥脅從民賴以安靑羊山賊
陳卿亂公又合兵討殪之奏以潞州爲府而創立平
順縣公之功爲多陞公山東參政改福建尋陞四川
右布政使俱未赴改山西左使公以晉陽地瘠賦繁
民多逃竄虛稅每責償平民請名人佃種而坐以輕
折又定九則徵派之例以袪里胥積弊咸著爲令轉
南京光祿卿擢南京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

備草撬納禁糧長揭債減呈遞樣米謹通閘之驗收
京儲以清改左副都御史佐理院事歷陞刑部左右
侍郎拜南京工部尚書時修南京奉先殿及循例世
子府又造貢船公節費料十之七八事竣有白金文
綺之錫改南京吏部旋改南京兵部參贊机務王郎
奏裁守備參隨人役考選武職清查快船困弊精覈
養馬利害戎政肅然公履行端嚴執守堅確人不敢
干以私然貌恭氣和於物無忤故賢者樂之不善者
亦未嘗有怨焉官雖久自奉不異布素方　聖明倚
畀名正臺端朝野屬望而公一疾不起豈非世道之

不幸哉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少保

謚簡肅東洲屠公僑墓誌銘　　呂　本

東洲屠公爲左都御史標望絕天下　上心重之嘉靖乙巳元日大霧木盡水史獻占曰災在大臣是日公感疾起十二日卒年七十有六公先世汴人始徙淮楊再徙無錫又徙鄞公以成化庚子生領弘治甲子鄉試正德辛未進士以才試御史明年母喪去起復巡按居庸周覽關隘歎曰公家之北門也於是飭城堡繕障隊嚴甄諸邊將怯勇材鄙當是時承平久人溺宴嬉巡撫械某兵備舒某見公所爲頗過之卒

乃數服　武廟嘗命公擒生虎使者曰數輩公抗疏曰此惡獸也擒之必攖其爪牙　陛下欲取一時玩奈何不惜民命乎且非萬乘所宜近語甚切其事遂罷於是屠御史直聲聞四方當按江西寧庶人有異志以賄結中外所憚者獨公耳乃陰使鎮守畢貞齎重裝自浙餽之畢身佞辭蘄於必納公先事覺牢拒不受王則與巡撫忠烈孫公深相結參政金僉事皆黨逆勢張甚公方圖之會以憂去寧庶人卒敗死再起適　今上登極益慷慨思見其奇首疏請日視朝接羣臣親賢圖治聲望隆起爲當道所忌擢知保定

府陽謂人曰保定畿輔重地非屠御史不可公爲之

即大治都指揮白璽以戀惡聞公按置重法總兵陳

瑾怙勢恣睢公獨不爲屈卒爲瑾中調延平知府踰

年郡亦大治擢山西參政尋擢山東按察使以又擢

廣東右布政轉福建左四官咸有惠政尤以廉卒下

爲左使人覬不持一物諸計吏亦無敢取者遷光祿

大理二卿嘉靖戊戌拜刑部右侍郎明年以災免又

明年用薦者言起爲左侍郎久之拜南京刑部尚書

丁未調刑部未幾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九載秩滿加

太子太保自公執邦憲益以風裁自持每奏差諸御

史必得其宜還京考察不苟應文務覈功實請屬帖
帖嚴之平居挈提綱維涵蓄細碎不發聲色至於臨
事決疑激揚清濁苟係國體以身當之未嘗退阻也
公清節直聲發聞最蚤及登八座年老矣世態體局
遂日以異而公始終一致不爲毫髮少變其初嗚呼
難矣公爲大理卿贈祖璟父湖如其官及爲尚書又
得加贈其祖父璟之祖曰順者嘗以孫襄惠貴贈吏
部尚書公於襄惠爲從子皆自尚書改都御史加宮
保勛名先後相望公沒　上慟甚贈謚喪葬甚厚其
後欲用都御史輒問曰得似儲否其見重如此儲公

名安卿其字別號東洲

都察院左都御史周公延傳

周延字南喬吉永人嘉靖癸未以進士爲潛江令舉調新會發摘撫字得民畏愛俱祀名宦祠戊子 名爲兵科給事中時議奪新建伯王守仁爵公上疏言守仁堅直節於逆瑾搆亂之時糾義旅於 先帝南巡之日且其倡道東南四方慕義走牙閫廣入寨底平今欲以一眚盡棄生平非所以存國體昭公論也忤 旨謫判大倉州丁外艱起補宿州宿人祠之如兩邑歷陞閩廣藩臬値南交議起贊畫居多而中使採珠者畏其禁令不敢苛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應

天首清海洋林欣之梭次復溧陽水次之先以兵部
侍郎兼秩督兩廣軍務節冗費杜倖功疏止番舶交
易罷璦萬烏石諸驛歲省數千金名還刑部累陞南
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參贊機務乙卯特 名為左都
御史考察天下述職諸臣者再在廷諸臣者一陟明
黜假私莫敢干獨立朝著望者斂容臺綱為之一肅
公方峻謹潔無他嗜好面顏寒峭人不易合一介不
苟取蕪坐一室儼如對賓妻子不敢輒至其前官益
尊顯而清約自守交游屏絕門外蕭然不異在下僚
時嘗自贊其像曰退然若畏鈍今似迂然然其不違義

不趨利不隨俗不靡風者殆之死而不敢渝也卒贈

太子太保謚簡肅

維風編

周中丞公延初第時與其里中進士曾某同觀政刑部共僦一寓租一馬更乘出入一日公先入部方回馬趣迎曾曾未及至而司寇公適緊至鳴鐸升座矣司寇視班行中曾不至詢其故公前以實對司寇公大詫曰今進士俱乘馬耶亦大興矣予觀政時一僮擕冠服徒步至三法司門乃服之入也今士風乃至于此為之三慨公辭今蕭右司寇康云蕭公亦吉州

人也　使司寇公覩今士習懐又何如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臨溪張公永明墓志銘

公諱永明字鑑誠臨溪其號也祖曰琇父曰傑咸以公貴贈左都御史祖母童母史咸贈夫人史夫人生二子長永秀南寧府教授次公蚤游郡學每試輒先諸生嘉靖甲午舉于鄉明年舉進士授蕪湖令蕪湖當孔道使客厨傳日不暇給民坐困憊甚矣公則首爲裁節歲大祲則發貯賑貸藉以全活者甚衆 章聖梓宮南祔所過郡邑設綺紈帳殿供器治金爲之又閹宦厚索賂遺一不當意輒辱官司官司莫敢誰

何公於瀕江佛寺壁其棟宇代帳殿飾供器箔金以
代治省節不貲而調度有方卒無譁吹於境上者護
行宫交口稱能事竣以聞有白金文綺之賜庚子以
治最推南京刑科給事中公論事務持大禮不拾瑣
細遇所當言者即謇謇無顧忌是時分宜任子竊權
穢跡知甚公即彈劾數十事語極切直人人危公捋
虎鬚公弗憚也乙巳出爲江西布政司參議所部磁
廠次有呈式費歲計不啻萬緡公悉罷之陶人德焉
戊申陞雲南按察司副使初黔國自以勳閥世鎮滇
中尊無未抗易覘藩臬諸與諸寮率處謁月朔則謁

其祖廟踵爲故常公譙其驕僭將言于朝黔國避席稱謝適已辛亥擢江西布政司參政主督版籍影射兼併宿弊一洗甲寅擢河南按察使亾何憂去會烏夷鼓譟薄湖城城中戒嚴民從外呼號不得入公側然曰莫非黔首也獨奈何棄以與寇亟白監司開關入之於是懽聲動地曰張公生我張公生我丁巳起補陝西按察使尋轉陝西右布政時關中地震死傷狼藉公憂懼甚籲天引咎撫䘏收掩骴諸司九如意焉戊午稍遷山西左布政明年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先是河決逼汴城周藩上言龍卯示變

水災異常不即改濬患且滋甚　部下所司集議大役且興屬公至源委壅決所繇乃決策曰因勢利導修塞足矣改濬何爲于是條具利便　肅皇帝可其奏民不勞而河卒還故道時伊府典楧廢法不軌暴侵民利宮室服御一切僭僭有司懼中以禍莫敢覺發公曰吾奉　天子命秉節鉞出鎮一方此而不言謂執憲何迺抗疏以聞竟寘如法民始帖席辛酉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吏部右侍郎明年晉刑部尚書時分宜任子事敗衆以　上意叵測末即深議公獨議擬戍中外稱快頃之改都察院左都御史首條六事

悉切時獎嘗三會銓部大計羣吏不以私庇一人人
亦無敢干以私者乙丑上程書得晉秩資政大夫廕
一子入胄監賜金帛羊酒寶鏹而公之祖父母父母
並得誥贈公自是益思奮勵以報國恩會有訾之者
廼嘆曰嗟呼吾日求遠毀而毀至是無以信于人也
因力懇放還鬚髮直黝然耳帳飲都門觀者嘖嘖方
以公辭榮釋累歸享遐齡乃竟以寒行犯露致疾疾
革顧謂諸子曰吾不起矣肯已無所作獨負聖朝無
以報耳爾曹勉之語不他及是爲嘉靖丙寅十一月
廿七日距其生弘治己未九月一日得年六十有八

公天性峭直正色不阿以是操已亦以是責人以是居鄉亦以是立朝固不免有忤然終無得而瑕指者公之尹蕪湖也蕪湖人勒石頌德其去河南也河南人泣而攀轅不得則祠事之敬歷三十餘年功閥章章顯矣藉令摘發分宜得如制伊藩則流毒必不深饗公之利豈不弘多也至若開關入民疏寢河役其所活民命豈一家一人比耶余聞公爲士時嘗慨然慕范文正張忠定二先生曰吾人事業當如此斯言殆庶幾哉所著有臨溪奏議臨溪存稿內外家訓凡若干卷藏于家

都御史潘恭定公恩傳　王世貞

萬曆之十年壬午十月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笠江潘公卒於家其明年癸未巡撫都御史郭公思極以訃聞　上震悼賜　諭祭者二遣官營葬贈太子少保已而　命翰林臣考公行　錫之謚曰恭定明興大臣得謚恭定者僅故大司徒年公與公而兩年公故嘗宣力恭順間乾乾砥柱者也法所謂敬順事上純行不爽公於年公有光而　天子之制命與祭先後辭褒揚公材德政術不啻稱是中外聞而歆言之於是公之子學憲君允哲方伯君允端將以某月

某日藝公　賜帶伐石以俟鉅公大人之誌若銘而
屬世貞狀其事以備采公諱恩字子仁別號湛川已
更號笠江其先毘陵人至元季有添二公者避兵徙
上海遂爲上海人添二公生靜庵公某某生端原公
麟仕爲所大使麟生默軒公慶多行陰德信然諾有
鄉里稱以公貴贈都察院左都御史有二子其季爲
順菴公奎負幹用仕爲項城尉課最當遷自免歸順
菴公始娶於趙天繼娶錢乃生公公嘗拜公封爲按察
僉事而錢先逝贈宜人矣最後順菴公復拜公贈爲
左都御史錢亦爲夫人而公復爲趙力　請贈如錢

公生而明穎凝重離襁褓即不妄言笑宛若成童六歲父教以四聲高下揚抑不爾日而悉之稍長受經術所搆制科義蔚斐有聲補邑博士弟子試輒屈其曹偶無何臺試第一且廩而屬有諸生當貢而居喪服除者必廩而後貢公憫其老推以予之嘉靖壬午公年二十七舉應天鄉試第九人明年登進士甲科授郴州知州州歲當均賦公至未幾為正冊籍清弊覈隱戶無匿田田無匿稅參伍新舊衷而劑之高下稱平其吏民故朴魯兩造之頃不數言而決成構頑獷怏以去當入覲用治行異等調劇得禹州州故悍

王國也有子侯豪戚環衛之屬而其俗亦浸侈既聞
公治郡名稍稍歛跡而公一切以寬平處之獨謝絕
居間亡所狥其人大服至爲語曰毋相[illegible]避潘侯毋
甚口愧大守公在禹未幾而積貯爲列城最會歲侵
發廪而貸之無飢者籍擢南京刑部員外郎吏民思
公謳謠不已至生祀之遺愛祠以配鄭上卿公孫僑
漢丞相故潁川守黄霸語見州志中爲南刑部一歲
所而以錢夫人憂歸滿三歲服除得刑部員外郎時
天下當鄉試而執政者新議更其 制以爲不當以
取舍屬監試御史特遣 京朝郎往而公用文高首

傳河南所拔多知名士都少傅郭公朴尚書劉公自強魏公尚純侍郎翁公時至與公並貴入座聲爲相埒程式文亦以爾雅爲諸方冠選署之士何遷廣西按察僉事提督學政廣西故僻而椎於訓故外士所嫻習公乃擇今一稅文所元者啓之而其要歸在於敦本實貴器識以故自公後爲南宫者不虛歲而名臣亦間出時靖江王驕勤其國衛卒之子弟毋得充諸生即充諸生而試者必以賄不則銀鐺其父若兄公謂立賢無方非所移文長史司謂王復勤諸生試者吾立論札收王聞之悚然諸生乃獲試而公嘗署按

察豪又以勾摘王所匿大猾必得乃已王嶷銜之共役竟以與御史監司競而上疏首詆及公　上爲遣給事法曹緹校覈獄勘公亡所侵王奪祿國臣以下抵罪公之視學攻居職自矜踰於前後數公而其擿察豪舉尤亡害考最遂進四川布政使司左參議分守川東西北三道所至督有司整平其徭賦察見冤滯其理所在撫人元德之遷山東按察副使巡察海道所部登萊饑郡邑亡見廩民皆逃徙抱鼓闌作公多方設法勸募賑貸之因借其力以闢荒蕪乃嚴約束布耳目民方見以畏懷有生色而御史檄公監試

事錄成進御而時相有修丟於御史者摘其語以爲
譏訕詬速御史及提調監試臣者遂及公時傳 上
怒甚且叵測公曰 上明聖能忍以語言罪人死且
上也即死之而生之毋非德也我安敢避而又何
所覬爲已入獄會對公自若赦出獄亦自若謫廣東
河源尉治搬歸覬順菴公道轉贛州府推官丁願菴
公憂歸服除補福州府亡何轉南京太僕寺丞再轉
南京禮部祠祭郎中復爲江西按察司副使整飭贛
州兵備兼分巡嶺北道公既坐無妄謫而資歷久亡
出其右者以故自河源尉四轉而復守故官臚𠞰錯

於道席不及煖公亦不及有所設施而稱紳先生不能以聲色窺公而益信其爲公輔器公之在新屬峒寇漸平遷浙江左參政分守杭嘉湖道方按部海鹽而島寇猝至圍之數十匝時城無見兵公鼓舞吏人晝夜睥睨間不少懈賊知不可破乃解時謂鹽官孤城非公在魚肉矣而公進雲南按察使未上擢江西右布政使居無何遷浙江左布政使凡三轉而始爲政首革贓吏幽靳之弊郡邑未上獻者如寄已而其民恫知之郡邑亦不得緣是而取其羨又數佐其臺使者禁斥貪暴浙人稱便復提調試事所得知名

士迪於山東時入覲與太宰都御史杭辨賢否多陞心從公甫竣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下車問父老閭左所疾苦得黃墨綬以上不職狀輒移文顯責之至有望風解綬去者徽恭王托玄修齋上而子庶人載埨繼之益爲忮嘗輕行去其國以覬留都又多掠良家子充後宮占民田所賊殺無辜數十百事聞下公公與御史悉發其狀諭廢徙 皇祖陵例其國秩盡奪所占還民徽既失國伊庶人復爲忮忮甚於徽公首鐵其鋒萌厥羽翼其後竟得罪豫州部稍稍息肩矣公嘗整礦卒付裨將將之以趣島

竊有功與賜金幣亡何遷刑部右侍郎尋擢南京工部尚書公至扁其中堂曰敬義以示僚屬曰事君而思見利而思恶過半矣即榷蕪湖龍江兩稅皆陷於橐不自拔公乃擇敏慎郎與之校畫一而著甲令焉務以不苛取而　國課亦自足修　皇祖陵及孝陵又完　上以其廉而能節也家之賜白金爲兩者二十綵幣二有副名爲刑部尚書時吾郡人督留餉都御史章公煥故嘗有疏以經畧中原名爾　上肆坐他事逮而詔法曹究所坐將坐以誹謗公謂章非所宜言然其意在憂時耳　巡撫雲南都御史游公

居敬將征東川夷調兵餉不能無擾而與征南沐將軍相牴牾將軍中之亦坐褫將坐以推與激變公謂游特行事不當物情耳事取 旨非擅興夷彼不良不爲激變二公雖竟遠戍然得不死而 上仁明亦不以爲公累也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公疏辭有 旨卿老成端肅風紀重任特茲簡用宜承朕命不允所辭以二品滿三載聞 上遣守官賜鈔綵羊酒予告進階資政大夫封二代錄一子入太學公自是再上疏請飭臺綱別吏奬蘇尹瘼前後幾二十條鑿鑿中窾 上皆嘉納之命所司舉行大風霾上疏自列不

允脩太宰考察庶官評騭必以公論抑分宜嵩在事
不能有所下上其指一時稟然稱肅允　廷試讀卷
官是時方伯君成進士爲刑部郎以材調禮部而給
事中某欲借以傾太宰而逐之公公復上疏自列
上念公春秋高優詔許致仕而特爲太宰明所以逐
方伯君意公既歸閉門教戚重顧生平無他嗜獨嗜
書晚而彌篤未嘗一日釋卷自六經子史以及國家
典故毋論金匱石室之藏即虞初小黃衣所纂靡不
手錄而彙之一室蕭然雅圖書自環而已詩根柢東
京鄴中間及開元大曆文則規摹昌黎六一以上沿

先秦要而歸之六經純如也始擢第而贄所業於鄉先生陸文裕公深陸公高自標許意不可一世士而獨心折公語人曰文不在茲乎吾何敢居先達焉公既位日尊名日益重金石之辭洸陵谷者不得之身毋以暝不得之父兄毋以子弟於是爭趣公公不忍逆距其意咸有所撰述以故晚節其文益富暢而有法性孝友其事顧菴公與錢夫人備志物之養喪葬祭饗咸易不偏勝將公既得老而諸弟溫州君惠刑部君忠光祿君恕皆相繼自引歸三君故嘗受公經以至有官秩公業八十餘則其最少者亦七十爲築

四老堂於第西疏泉種竹備林泉之致而學憲方伯
及公少子都事允亮問休沐歸省侍公出則金紫銀
艾相絡繹處則懸曲瀟奏鉦鼓惟謙攝日亡間人謂
洛中耆英非一姓而陸賈李邈指之儔要以酒食選
耳蓋於公無擬也公念有餘用首捐以供諸墓祭歲
時合宗族饗之因以稍賙其貧者良者而扶其不率
者又推以助里甲之應供者他所著家訓井井甚不
特潘氏規而已公之歸臺使者無歲不慰薦　上未
及用而最後謝中丞登之溫侍御如玉復以公應詔
上老之特　詔進公一級公前是以詔恩嘗爲貧

德大夫至是爲榮祿大夫　今上之六年復以詔恩
有司具幣饌存問時人益榮之公素強無疾又善玄
素之術能攝精氣時時遡腦顱猶愜之與方外客遊
往相與觀析葛稚川鄧之學謂丹砂可化而人見其
耳目聰瞭步履矯健以爲卽亡論冲舉可不死矣而
會允亮卒公猶能強自抑巳而刑部君復卒公乃歎
曰四體也而廢一將奈何且使我踽踽人世乎自是
多鬱鬱善忘尋感脾疾月餘而逝矣距其生蓋弘治
之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八十有七公爲人廣顙豐
修眉秀目丰度凝雅淵渟山峙望之而知其爲貴

人也生平無喜媪色卽倉皇迫之而不能得其厤步疾辭與人處坦夷不設城府尤不喜爲脂韋骫骳室無雜榻囊鮮餘剌以是竟其身居官脊取予當得代輕舫垂橐而恒秘之曰我何以示人廉隱惻懇至以求便利民尋推不自居曰我可以示人惠自其長藩臬至入座多悍相宰鑄日人謂卽不相戇何以能庸公不知公韜光善藏不激不隨有以庸之也善乎孫文恪公之稱曰吾在銓諸藩臬之長未有不通問者獨不能得潘公一剌异哉能不通問者必其不受問者也公之鄉有少師徐文貞公宗伯陸平泉公者其

言者恭也徐公謂公學自濂洛行則曾冉自通籍以至縣車出入險阻跋踄萬里蠻烟瘴雨之途靡所不歷間以微纆嬰制禁都官析揚之味靡所不嘗竟能保躬完名出險就夷鴻猷懿烈爲賢士大夫所推重陸公則謂公長者淳實居身廉靖鮮衒飾以暴人耳目而其中介介不可犯猥濫請謁者望風屏跡一時朝士皆憚服公以爲前後居中執法者罕公若也人以爲公實錄夫漢與御史大夫與丞相佐將重也其可屈指數者周大夫昌之彊力貢大夫禹之清直薛大夫廣德之敢言尚矣公不必盡有其跡而視身執

行從容養重進而議於朝退而儀於野者又何多遜也蓋余嘗按部汝南過太康之墟而感於先朝之顧大夫佐者行業著於耳目而名實不被其身上書請之朝得贈少保謚端肅縉紳頗快之夫以顧公之賢任職百餘年而始見伸然而問其家僅一牧豎子耳不能名其祖與今所被之盛公甫捐館而中丞請之宗伯覈之不偷時而諸典具備毋論公之壽考福履其子孫抑何蕃且賢重也然則造物所培殖不可銖量寸計也已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葛端
肅公守禮神道碑銘　　于愼行

公諱守禮字與立別號與川濟南德平人也大父倫正公智父林塘公環並用公貴累贈戶部尚書左都御史太母張累贈夫人母某累封太夫人林塘公四子公其長也少遊諸生聲稱籍甚年二十餘當嘉靖戊子與山東省試第一明年己丑第進士授河南彰德府推官察能名入以年不及格擢爲兵部主事守山海關報滿還部丁外艱服闋當事知公才名將改銓曹力辭不就乃改禮部稍遷至儀制郎中壬寅擢

河南提學副使乙巳轉山西參政分守汾州遷本省按察使歷陝西左右布政使庚戌入覲即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明年辛亥以虜警飭邊名爲戶部右侍郎總督宣大糧儲事竣還報改歷吏部左右侍郎在部四年三攝太宰　世廟嘗對近臣稱爲忠清有聲已遷南京禮部尚書丙寅關西地震九卿自列公得致仕一日　世廟問公安在左右以老對時年甫五十餘未老也　穆廟即位用廷臣交薦起爲戶部尚書居三月以太夫人年高疏請歸養內艱服除廷臣又交薦公起爲刑部尚書至數月改都察

院左都御史掌院事越二年壬寅二品考績再受策
書又二年甲戌年至請老　上雅知公清望舊臣特
詔不允乙亥六年滿考又再奏書謂臣年過七十考
績至部法難議覆因堅臥不出乃晉太子少保賜乘
傳歸里詔長吏歲致餐米以徭卒給事自隆慶以來
六卿謝事家恩未有其比也踰年廷中會推太宰猶
上公名已而遂卒訃聞　上爲軫悼贈太子太保賜
謚端肅遣官治塟守臣稱制臨祭者三皆備物也公
爲人器宇端凝風神遒勁被服造次必於禮法世俗
聲色貨利一無所嗜而不肯匿情飾貌以博名聲當

官守法務在鉏抑彊梗惠利小弱而不爲瑣細科條傷於苛急居常跤跤簡默言不出口及當大議大謀衆莫敢發公獨守經據古侃侃指畫常以片言取決平生取予去就嚴於一介至臧否人物常依寬大恥爲刻深蓋老成正直君子也初舉於鄉長吏約三老子弟醵金爲駕力謝弗受至請其籍焚於廷識者重之司理彰德部中有大盜覺株連士族數百家以修怨公且圖自解監司使公覆訊再三鉤核且得情實悉論出之其守關也海西夷人闌出禁物及邊邑豪市馬皆禁止如令朝鮮貢使以故事有所獻遺公力

御之曰封疆之吏禮無私交使者拜謝而去還白國
王王爲立坊界上以頌其美有羽林列校詐稱遊徼
所過攜索吏毋敢問公詰得奸贓即移牒都官致之
於法輦下肅然其郎儀制也代府三王以宗人奉祠
賛綠請封行薦金賂貴近皆已報諾金吾調得其籍
獨無公名問其奏使對曰郎中執法凛凛不敢以私
請耳鴈門塞上有晉府牧地爲居民所占王遣田官
主之民嘯聚數百人賊傷田官與王家訟不決公訊
其首亂者置之法而使吏賊其租代送王家王與民
皆不失田而亂因止奉府亦以牧地占民田立石隴

上公使仆共石告以晉事田亦歸民韓府貧宗大譟會城官府書閒公將爲右使至前曉譬約以國法立爲調均所適以便宜假貸宗人感謝解去左使入覲藏吏奉羨金爲裝公叱不內吏白此故事也卽公不內後人亦當有之公怒曰爾安知後人非賢者籍而置之帑天官課郡國治狀陝部小吏有署老疾當罷者公爲請留尚書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此邊吏去省遠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註過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枉尚書驚服曰誰能於吏部堂上自實過誤卽此可爲賢能第一矣嘉靖末年

嚴氏柄國廷中又多貴寵賄賂公行天下傳方岳入覲不齎金錢餽遺及爲吏部主計扃門不受謁自葛公以外指不多屈非虛語也公佐吏部屬太宰缺柄國者意有所屬以　上旨諭部公弗敢從而以周公延名上及調旨別推復申前囑公又不從而以屠公僑名上此兩公皆當世清正臣也在列環聽無不悚服而公以是南遷罷矣　穆宗即位大發帑金賜九邊將士朝議以爲邊吏卒多老弱不任兵可因受賜時簡閱因而汰之此省費實士伍兩便公曰不可將士守邊暴露辛苦家大資亦欲邀分寸之澤乃因而汰

宗室 王不 與何 以張 武岡 不以 流官 曲阜

之是以鉅萬金買怨也傷　明主恩厚且生事端執政深服其言乃止其掌臺正數上疏條畫振紀綱禁侈靡令御史行部申明憲典毋得輕信告訐有所侵冤凡四計內外吏務在綜核名實裁抑僥倖尤重貪殘之禁萬曆初政所風厲糾虔有先朝風多公讜書云武岡王以近屬攝國陰結內主謀奪楚王之孤太妃與兩臺奏數格不行公廉得其使行賂長安者劾論如法遂罷武岡歸府而王孤有國矣曲阜世以孔氏為令時有不勝任者朝議改設流官公曰祖宗承前代故事褒崇聖裔藏在盟府即其人不職當擇賢

者易之何至廢數百年盛典遂復世職如故其論舉引大體持正類如此自為正卿歷事三朝一意奉法孤立無所阿徇正色直氣望之儼然所遇二三權相皆折節下公公終不為小異既以少宰佛崴氏罷去及起為戶部而華亭新鄭構郤舉朝奏排新鄭獨公無疏又拂華亭及新鄭再相修怨華亭至欲戍其子弟公又從中主持得從報寢新鄭固已嗛公第念其德厚忍未有以發也及新鄭罷廷中有所推鞫嗣語連及禍且不測公又以危言激悟江陵下朱金吾雜治其事乃解二公聞知皆心服矣家居奉事二親

孝誠備至與諸弟同爨幾數十年教諸子孫馴謹有法於故人子弟鄉曲貧乏調護尤厚待之色笑溫然不爲崖異人無小大交口德之病則羣禱沒則行哭其中心誠信所感也居常坐臥一樓摅攟經史手自斷注所著有靜思稿及奏疏家訓若干卷行於世公生弘治乙丑二月十二日卒萬曆戊寅正月二十日得壽七十四歲始公爲郎時病而夢謁帝命曰以彰德獄事增壽三紀至是果符其數云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世達傳　澹園集

敏肅公諱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晚更號廓菴關中涇陽人生而穎異日誦千言自其髫年即具博大之器卓犖之識一時薦紳先生咸器之年十二督學使者敗公置高等補博士弟子員尋爲方伯楊恪愍公所知諸所崇禮備至西安守石州胡公甫下車見而奇之與爲忘年之交當是時已學精大道孔孟根宗伊周事業日在綜緒中嘗夢詔　高皇帝帝授明珠一命曰善自珍之異日當爲國寶也年十九登嘉靖壬子賢書丙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考功

司主事已調文選以養病歸隆慶改元起陞稽勳員外郎未幾調考功戊辰陞本司郎中調文選丁曾大父憂三年起陞勝黃通政叅假回起陞南太僕卿今

上改元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戊寅以原官巡撫浙江旋告病復以原官起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甲申陞南兵部右侍郎改戶部是歲陞吏部左侍郎丙戌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已爲刑部尚書改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子少保癸巳乞骸骨歸奉　旨馳驛養病萬曆己亥卒年六十有七訃

聞　上震悼久之賜諭祭謚敏肅始公在戶部與兌
湖湘且暮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銓司佐黜陟
品藻人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手聽裁即見
斥者無不心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地而秉銓者
爲嚴文靖公公與陸莊簡公同爲司屬得以揄揚側
陋薦進之往往從田間躋華膴列卿貳銓局之公流
聞宇內前後所未有也其開府山東議班操蠲積逋
減馬價著爲挈令時蔣大爵范儒以明經舉安廷璞
李遐齡以知印擢楊果趙竑以都吏進而白東阿朱
萊陽一桂吏議又力昭雪之不以身格爲軒輕也膠

河議起公身履其地相土宜權經費所爲條析利害甚具東土不至勞民傷財爲大役累公之功多矣戊寅改撫浙江不數月公疏辭疾引退者八年起督漕河念貿應測險惡歲漂舳艫無算爲請開越河殺水勢列五款以上綱領節目犂然畢具朞年而竣比原估料價省費一萬有奇晉南太宰與海忠介公意氣相期擔荷國事所甄敘羣品如鵰鶚鷹隼大察汰遣數百人下逮輿臺無不悅服者入爲大司寇章數十上無非平允詳愼務廣上好生之德時上惡邊臣僞增首功怒至不可解公剤於輕重之間以定厥罪

而比附重辟執不奉　詔卒出其人於必死之地寃
回天力也會容道嚴核偵部事公慮敝實不可長屢
疏明非體乞亟罷去　上改容謝乃已權璫馮保成
靈勢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先革其禁近
供事徐正罪以杜禍原是又發宮闈所未發之奸而
開廷臣所不敢開之口也御史職雄俊所抨擊無與
抗者往臺長不甚有所甄別公謂吏治日衰民生寡
遂皆職此之繇乃舉回道考察例行之斥韓介劉瑜
黃正色輩五六人臺中始悚然改觀易慮一以奉公
爲急且申明憲典傳布天下俾撫巡無得以問餽相

加遺所薦下吏亦無得執贄及門達者論如法於時道路風清苞苴與絕嗚呼盛矣公正以禔躬忠以狥國不難以一人排羣議觸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通而不隨宏而不疏細而不窕獨斷於是非襍遝之中抗色於傾側危疑之際國事既濟身名亦全誠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八卷

論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蘇子瞻乃謂蕭何知韓信非有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公剛懷洞達無所不茹納郎寮卿下吏片長寸善咸舉以告公無不知者此豈得之性哉呂亞功為相於四方替罷謁見者必

間地方人才容去隨疏於籍故朝廷索才如取之橐然譬之良工構室棟梁榱桷小大畢獲諏儲之素也余見公數巨冊人才臧否良楛種種皆具惜夫未正冢卿之位而公去然其及於世者亦豈微也哉公公忠體國得大體雖其不恍者亦無所傷云